

1000



目录

Content

- [第1节：旧城\(1\)](#)
- [第2节：旧城\(2\)](#)
- [第3节：旧城\(3\)](#)
- [第4节：旧城\(4\)](#)
- [第5节：旧城\(5\)](#)
- [第6节：旧城\(6\)](#)
- [第7节：旧城\(7\)](#)
- [第8节：旧城\(8\)](#)
- [第9节：尘封\(1\)](#)
- [第10节：尘封\(2\)](#)
- [第11节：尘封\(3\)](#)
- [第12节：尘封\(4\)](#)
- [第13节：尘封\(5\)](#)
- [第14节：尘封\(6\)](#)
- [第15节：尘封\(7\)](#)
- [第16节：尘封\(8\)](#)
- [第17节：云烟\(1\)](#)
- [第18节：云烟\(2\)](#)
- [第19节：云烟\(3\)](#)
- [第20节：云烟\(4\)](#)
- [第21节：云烟\(5\)](#)
- [第22节：云烟\(6\)](#)
- [第23节：云烟\(7\)](#)
- [第24节：暗日\(1\)](#)
- [第25节：暗日\(2\)](#)
- [第26节：暗日\(3\)](#)
- [第27节：暗日\(4\)](#)
- [第28节：暗日\(5\)](#)
- [第29节：暗日\(6\)](#)
- [第30节：暗日\(7\)](#)

- [第31节：暗日\(8\)](#)
- [第32节：随波\(1\)](#)
- [第33节：随波\(2\)](#)
- [第34节：随波\(3\)](#)
- [第35节：随波\(4\)](#)
- [第36节：随波\(5\)](#)
- [第37节：风暴\(1\)](#)
- [第38节：风暴\(2\)](#)
- [第39节：风暴\(3\)](#)
- [第40节：风暴\(4\)](#)
- [第41节：风暴\(5\)](#)
- [第42节：风暴\(6\)](#)
- [第43节：风暴\(7\)](#)

第1节：旧城(1)

Chapter 1 旧城叠 年00chapter.1 旧城

我记得那天的暮色特别美丽，和精致的水墨画一样，渐渐淡去的夕阳如同一只鹅蛋黄，瞬间被天际的云吞没了。那个时候，莫悦欣像是对着我笑了，又好像没有，她微微侧着脸，看着稍纵即逝的黄昏，她说：“杜延，小镇的夕阳总是最美的。”可是当时的我并不觉得，我和莫悦欣坐在高高的围墙上，那是我最后一次和她看小镇的夕阳，因为第二天她就要离开了。那是2005年的夏末，莫悦欣穿着淡粉色的连衣裙，裙下的小脚摆动着。她说：“杜延，明天我就要走了，去北京。”她把录取通知书给我看。其实我早就知道，学校放榜的那天我就在人群之中，我看见了她的名字，当时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应该伤心。围墙上，还是有很多蚊子，我感觉脖子痒得有些难受，就跳下地去。我说：“莫悦欣，我们回去吧。”她似乎没有听见我说话，还是凝视着逐渐消逝的夕阳，“再等会儿，就一会儿。”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她还是听见了的，我点点头，然后想点支烟。可是她突然说：“杜延，不抽可以吗？”我收回了烟，靠在墙上。她的那“一会儿”很长，长到后来天都黑了，夜幕完全降了下来，零零点点的星辰像是趴在黑布上的蚂蚁。莫悦欣跳下来，接着拍拍裤子，掸掉上面的灰。那时候是黑了，本来是看不清她的脸了，可是我想我还是看清了，因为她的泪光照亮了她的脸。她问了前几天问我的问题，“为什么你还是要去长沙？”我摇摇头，一如当初那样回答，“我不如你，考不了那么好的学校。”莫悦欣像个任性的孩子，“你撒谎。”我没有理她，准备往回走，她突然拉住我的手，“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好好的。”

不知道是不是秋天快要到了，一到晚上，我就觉得周围变得有些凉。莫悦欣跟在我的身后，微微缩了身子，她应该是冷了，我脱下外套披在她身上。总的来说，莫悦欣不是那种娇滴滴的女生，于是末

了，她也没有问我明天要不要去送她，她只是死死地拉着我的手，她以为就可以拉住整个世界。

我想我应该从头讲起。我叫杜延，18岁之前一直生活在一个小镇上，其实从我出生开始，我就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叫什么，问及父母，他们也只是说祖上的人都不清楚，因为莫名，所以给小镇留了个“莫名镇”的名号，后来约定俗成，就应了这个名字。小镇的南部临江，是长江的支流，中部有个厂区，我爸妈都是厂里的工人。在镇上，很多人都知道杜家，源于我爷爷，据说早些年，他是厂里的干部，帮了很多人的忙，还出过国，只是我奶奶去得早，爷爷退休后就一个人住在镇中心。不过，我9岁那年才知道，原来镇上的人知道杜家不全是因为爷爷，还因为我大伯。

第2节：旧城(2)

我的大伯是杜家的长子，听我爸爸说，大伯高中时候就退了学参加了工作，当时爷爷在厂里比较有地位，给大伯安排了一个很不错的岗位，不过大伯那会儿年轻，想着玩，不想工作，常常早退，领导碍于爷爷的面子只是给了警告，但是他从来不听。后来工作没了，爷爷气得差点儿脑溢血。大伯一直都是个玩世不恭的人，说话也是口无遮拦，当时在镇上得罪了很多。但这都是听爸爸说的，当我问起杜家为什么因为大伯而出名的时候，爸爸喝了一口白酒，深深地叹了口气，“你大伯玩疯了，工作没了就去偷东西，那些年，偷电线可是大罪，一偷，就进去了……”对于9岁的我来说，“进去了”是什么意思，我不甚了解，不过我当时已经知道偷东西不是什么好事情，而杜家的“出名”在一定程度上是“臭名”。我懂事之后没有见过大伯，只知道他在县城的大牢里，当时奶奶还没去世，每半年都会带着东西去看望他，可每次叫上我的时候，我都没有去。我很怕，记忆中的大伯影像已经非常模糊了，有一段时间我梦见过一个陌生男人，我想那是我对大伯印象的残存。他像一匹狼，黑得深邃的眼睛让我恐惧，他咧着嘴笑，笑得很奸诈，不过和爸爸比起来，他要年轻很多，就像是爸爸描述中的那个叛逆少年。爷爷常常摸着头对着我说：“等你大伯出来了，咱们一家就团聚了。”这句话说了很多年，说到奶奶都去世了，大伯还没有出狱。可是爷爷还是会对我说：“等你大伯出来，就好了。”爷爷已经省去了“团聚”，只是说“就好了”，因为奶奶不在了。我看见爷爷眼角松弛的皱纹，以及深陷进去的双眼，那种带着一丝绝望的光，一眨眼，又像是带着希望。

12岁的那年，我和爸妈住在爸爸厂里分配的青砖房子里，距离镇中心很远，但是镇上只有一所初中，就在镇中心，我每天都要走很长的路，差不多要用去半小时。我记得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一年开始的，因为在我12岁生日的第二天，大伯回来了。

那是我出生后的第十二个冬季，莫名镇的冬天从来没有雪，只有连绵不断的雨。我记得那天中午妈妈打着伞回家准备给我做午饭，刚刚洗完锅的时候，爸爸也回来了，爷爷就是那个时候打电话过来的。

爸爸脱了鞋就接了电话，“喂……”好像听到那头爷爷的声音，“哦，爸爸啊，什么事？”不知道爷爷说了什么，爸爸突然换了脸色，“哥回来了？”这句话的音调突然很高，我听见厨房里水龙头的流水声随之变小，妈妈似乎停下了手里的活，仔细听着爸爸的话。“哦，我知道了，好吧。”爸爸对我使了个眼神，然后走进厨房，“哥今天回来，爸叫我们过去吃饭。”妈妈没说话，继续淘米。爸爸扯着脸笑笑，“走吧，一起过去。”妈妈撇过脸，“不可能。”我被妈妈的态度吓到了，妈妈用力抓着水中的米粒，我甚至可以听见里面摩擦的声音。爸爸走过去扶着妈妈的肩，“去吧，你说你这人，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你干吗还记那么清楚呢？”妈妈一下将淘米盆扔到水池里，“杜前川！我跟你说，你今天别逼我，有那个人在的地方我绝对不去！”妈妈注意到我还站在一旁，我是真的被吓到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妈妈这么凶过。妈妈拂了拂额头的刘海，调整了下情绪。“孩子还在这里，我不想多说，你自己也明白。”爸爸无奈地摇摇头，然后转身牵我的手，“走吧，我们去爷爷家。”妈妈突然叫嚣起来，“你可以去，延延不能去！”我这次是真的感觉到莫名其妙了，妈妈冲过来抢过我的手，她手上沾染的米粒让我觉得难受，“你大伯是个坏人，永远不要理他！”爸爸看了一眼妈妈，“我哥不也是延延的大伯吗？”妈妈算是和爸爸横上了，“大什么伯？那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坑蒙拐骗都做尽了的人，跟畜生有什么分别！”

第3节：旧城(3)

我原本以为爸爸会说什么，但是爸爸什么也没说，其实这倒在意料之中，这已不是第一次，爸爸几乎不敢和妈妈唱对台戏，至少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没有过，所以我一直觉得妈妈是个厉害的女人，她说一，爸爸是绝对不敢说二的，有时候我也不明白爸爸为什么那么迁就她，爸爸说我不懂，或许长大一点就明白了。我看着爸爸灰着头关了门出去，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心凉。妈妈走过来抱抱我，“乖，去做功课，饭很快就好了。”我点点头，然后走进了书房。妈妈或许是为了让我宽心，说：“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就不要想太多了。”若是她不说还好，就因为这一说，我突然有些讨厌她。但是很快，那种讨厌感就消失了。

她还是我妈，要说妈和爸之间闹矛盾，我还是比较偏向妈妈，何况现在妈口中说的的是一个我根本就没有感情的大伯。

谁都没有想到，因为那天我和妈妈的缺席惹得爷爷很不开心。那天晚上，爷爷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不去，妈妈向我使了个眼神，我说：“妈妈饭都弄好了啊。”爷爷顿了顿，好像找不到什么理由反驳，“那好吧，你大伯现在回来了，有时间你还是来看看他吧，这么多年没见了。”我敷衍般地“呃”了一声，然后爷爷笑了笑，“大伯回来了，就好了。”唯独这一次，我听见的语气是真正地充满希望的。

挂了电话，准备回房间，门外响起了钥匙声，我知道爸爸回来了。此刻妈妈正在沙发上织毛衣，没有正眼看爸爸，其实她不看也知道是谁回来了。爸爸进门倒了杯水，准备灌下口的时候妈妈说：“他回来住哪里啊？”爸爸意识到妈妈口中的“他”是谁，然后还是先咽下了水，才说：“他才出来，没地方住，应该住爸爸家吧。”妈妈用力将毛线针插进毛衣里去，停了下来，“住你爸家？呵，那还不错啊，出来就找到地方安顿了，倒是我们家可怜哦，只能在这个破地方蹲着。”爸爸依旧沉默。

我走进了房间，将自己关起来，我早预料到接下来会是怎么样一场战争，甚至可以想象出妈妈的语气和姿势。我不忍心听，于是我将自己锁在里面。

“这个地方，也没什么不好嘛，住了6年了。”爸爸应该是勉强着微笑说的。

“好好好，我嫁到你们杜家就是享这个福的。杜前川，我算是琢磨透了，你爸心里压根就没你，只有那个劳改犯！”动不动就大动肝火是妈妈的特色。

第4节：旧城(4)

“你也不要说那么难听。”

“你说说，6年了，当初你分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延延，如果说苦了我们大人也算了，但是不能苦了孩子啊。当初说如果我们拿3万出来，和你爸换了房子，延延念书还用那么辛苦走那么多路吗？你说说，他那么大岁数了，也是一个人住，住哪里不是一样？非要占着那个房子，他心里早就打好算盘把房子留给你那个不争气的大哥，我不是不知道，你也是他儿子，他用得着这么偏心吗？”

“阿莉，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我想的那样是哪样啊？你倒是说给我听听。”妈妈应该是说累了，坐回沙发里。

后来这场战争是怎么结束的，我已经忘记了，我隐约记得爸爸说：“快10点了，该叫延延睡觉了。”然后妈妈再不作声。爸爸敲了敲我的门，声音很柔和，完全不像心里憋了什么闷气，“延延，该睡觉了。”

没错，12岁那年我依旧很不争气地躲着哭，我不敢开门，每次听见他们吵架我总是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抹干眼泪尽量让爸爸看不出来我哭过。

妈妈和爸爸的战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是妈妈故意挑起的，明明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她也可以大做文章，这是我一直很佩服她的地方。这个叫作向莉的女人，她就是我的母亲。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向莉，也就是我的妈妈。请原谅我直呼她的名字，并不是不尊重她，而是我太崇拜她了，就像当下那些歌迷的小粉丝站在台下对着台上吼“周杰伦，我爱你”一样。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她很漂亮，我看过她年轻时候的照片，和赵雅芝差不了多少，但是正因为她的美貌，让我有些困惑，因为我的爸爸长相很平凡，而且没有什么钱，只是厂里的一个小工人。我爸爸高考落榜了，那年爷爷决定

拿钱让他复读，可是当时爷爷正犯心脏病，爸爸为了给家里省钱，放弃了复读，进了技校，后来就跟着进厂了。那时候爷爷已经退休了，厂里的领导换了一批又一批，爸爸分配的岗位并不好，工资不高，准确说来，爸爸的工资还不如妈妈。爸爸和妈妈恋爱的那些年，爷爷托关系将妈妈从一家棉纺的小工厂调到了总厂，后来爸爸的岗位没落了，而妈妈的岗位却越来越好，我想这也是爷爷没有想到的。因为种种原因，我能够感受到妈妈多年来的委屈，我问过妈妈为什么那时候嫁给了爸爸，而不是等着嫁一个豪门贵族，妈妈只是摇头。

第5节：旧城(5)

那年谁不知道杜家老爷子的地位，妈妈那时候也是图着这个，相亲之后，恋爱一年就匆匆结了婚。

妈妈心里一直觉得这是她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可是，我看得出，爸爸是真的爱她，不管妈妈说什么，爸爸都愿意做。有时候，我觉得爸爸不像是爸爸，更像是我们家的一个下人。可是爸爸总是笑着，他觉得没什么，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

有些时候，我总觉得妈妈会突然消失，再也找不到。我小时候就常常去打开衣柜，确认妈妈的衣服还在才会去上学。那是我10岁之前的一种习惯。

莫名镇像是尘封很多年的旧城，总是蒙上厚厚的一层灰。莫名镇说大也不大，每家的家里短都会很快在小镇上传个遍，大伯出狱的事情3天之内便传遍了大街小巷。一个星期后，我上课的时候，一个女同学突然问起我：“你家大伯是不是坐过牢啊？”我看见她略带疑惑和鄙夷的眼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想就此保持沉默，当做什么都没听到。放学的时候，几个男生拦住了我，“嘿，杜延，你家大伯是不是个劳改犯啊？”我看着他们龇牙咧嘴的神色，好想反驳一句：“操，你们有他妈的毛病啊。又不是我爸，只是我大伯而已。”但是我还是说不出口，对于12岁的我，这样的脏话我觉得是恶心的。我之所以崇拜我妈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永远学不到她的半分，我继承了我爸的忍耐和软弱，我挎着书包飞奔过马路，我此刻多么恨大伯，在他没有回来的这些年，人们或许早就忘记了他这个人，而他的回归，带给我们的无疑是一场灾难。

可是，人间的灾难是我们无法避免的。我们随时可能和灾难碰头，就像是一种宿命。

冬天快要进入尾期的时候，爷爷打了电话来，叫我过去吃个饭。那天爸爸和妈妈都加班，我找不到任何推脱的理由，挂了电话便出了

门。那天我走得很慢很慢，我以为自己可以延缓到达的时间，现在回头想，那时候的我真是个孩子，其实晚不晚到都是一样的结果，我始终要与那个男人碰面。我又想起我的梦，那双眼睛像狼一样深邃，让我不寒而栗。

当我敲开那扇门的时候，我看见了他。他正跷着二郎腿和爷爷对饮。虽然爷爷还没说，但我有一种直觉，那就是大伯。和我想象中的有些不一样，他并没有那么年轻，笑起来额头上有皱纹，鬓发有些许的白，面相也不是那么让人讨厌。他是注意到我了，爷爷看见我赶紧下了座把我拉过去，“延延，这是你大伯。”那个男人伸手来摸我的头，我却突然避开了，气氛变得有些尴尬。他笑了，“这几年不见，延延都长这么高了，长得像你爸爸。”这一点没错，我想我确实像爸爸，不单单是长相，包括脾气。爷爷抿了一口酒，“如果小斌还在，应该也差不多高了吧。”大伯的笑容微微收敛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见这个名字，小斌是谁？可是爷爷又收回了话题，不说了。桌上摆放了很多菜，大伯却什么也没吃，只是喝酒。爷爷看了看我，然后又看了看大伯，“真好，要是延延你爸妈也来，那就好了。”这句话仿佛成了爷爷的口头禅，我有些怀疑他是不是和祥林嫂一样，对一些东西太过执拗了。爷爷说：“前易，下个月张师傅那边的车位空出来了，我也帮你联系好了，你就在镇上开车吧，还拿得到点钱。”大伯好像没听见，没有应，只是喝酒。爷爷接着说：“你出来了，就好好做事儿，重新开始……”还没说完，大伯就将酒杯重放在桌上，一声钝响。“爸，我知道好好做事儿了，你可以不用每天都说吗？”爷爷皱了皱眉头，“我只是说给你听，你急什么！觉得有用就收着，没用就当我说好了！”大伯起身，“我吃饱了，想出去走走。”爷爷指着大伯的背影，“你这脾气，早晚还得出事！”

第6节：旧城(6)

那天的饭吃得很不开心，满满一桌子菜像是爷爷精心准备的，可是最后只剩下我们爷孙俩，有点悲凉的感觉。爷爷摸摸我的头，“孙儿啊，你大伯就是这脾气。你慢慢吃啊，下次想吃什么给爷爷说，爷爷给你做。”

爷爷对我总是笑的，不会对我吼，只是很多时候有些啰嗦，一句话喜欢反复在我耳边说，每次说的时候爷爷好像都很开心，好像头一次告诉我一样。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家里，除了我，可能没人愿意听他的啰嗦了。爷爷说：“延延，你是爷爷唯一的孙子，从头到尾都是。”

那个“唯一”很明确，可是我不懂，大人们的话总是话中有话。我和爸妈说起的时候，妈妈还是冷冷地说：“你爷爷就是个骗子，说他是他的孙子，什么时候对你好过？真对你好，早把房子给我们了。”爸爸没有接妈妈的话，他知道一说到房子，妈妈又可以滔滔不绝地大发演说，他想了想说：“可能是因为小斌不在了吧。”

第二次听见“小斌”，是从爸爸口里。我很好奇，那个人到底是谁。“爸，小斌是谁啊？”

妈妈看了爸爸一眼，然后停下手里的毛线活儿，“小斌是你堂弟，你大伯的儿子，早些年跟他妈走了。”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还有个堂弟。妈妈接着说：“要是我是陈雪，我也会走，自己的老公是个劳改犯，谁能接受啊，不被唾沫星子淹死才怪。”最后这句话是对着爸爸说的，“每次说起他，我都觉得恶心。”

妈妈讨厌大伯，我变得有些理解了。

那一夜，我辗转难眠，我开始幻想杜斌的样子。每次看见电视里那些孩子家里都是哥哥弟弟的，我总是很羡慕。因为计划生育，我们这代人几乎都是独生子女，越发地我想有个弟弟。所以这个消息对于我来说无疑是兴奋的。我想象中的杜斌是个小小的孩子，嘴里塞着棒

棒棒糖，会叫我“哥哥”，会伸出手来让我牵。我们可以一起看书，一起玩。在学校里，他还可以来找我，然后我说那是我弟。可是我忘记问爸爸杜斌几岁了，也忘记问爸爸杜斌现在在哪里，我只是无边无际地幻想着。我像是一个懂得画画的画家，在头脑里把每个画面都画下来，不过它们仅仅存在我的记忆里，别人不会看到。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我就初三了。我记得那一年我变得很忙，爸妈变得很紧张。每天晚上作业都堆积如山，爸妈都会守着我把作业做完才睡。那一年我的视力变得很差，我经常觉得做着作业看着上面的字符都变得跟蚂蚁一样在白纸上乱爬，但是我不敢告诉妈妈我近视了，我怕她骂我，因为爸爸戴眼镜，而妈妈不喜欢戴眼镜的人。我藏着这个秘密，我想眯着眼睛，还可以勉强看清黑板，可是越是这样，我越是看不清了。一次期中考试，我的成绩大大下滑，爸妈着实被我吓到了，那个时候很多孩子都早恋了，妈妈以为我也是，专门花时间和我交流，末尾我才胆怯地对她说，我近视了。

第7节：旧城(7)

0或许是我多虑了，妈妈并没有骂我，而是微微叹了口气，因为对她来说，这应该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但是她还是有些不开心，因为戴上眼镜之后，我和爸爸更像了。

她带着我去了县城里，因为县城里有家千叶眼镜行，她说，你眼睛坏了，眼镜可不能配坏的。于是带我去了最好的店，那天一次就花去了400块，我隐隐有些心痛，因为我家并不富裕。妈妈深深吸了口气，然后说：“你只要好好给我中考就可以了，其他事情，你都不用担心。”

妈妈永远可以处理好一切事情，就像一个超人。如果她脾气再好一点，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完美的女人。

可是，就在我快要中考的时候，我妈病倒了。那天她重重地倒在了地上，捂着胸口，爸爸马上从客厅跑进了厨房，抱起妈妈准备向外走。

“延延，你在家等着。”爸爸说话第一次那么坚决。我看着他急冲冲地抱着妈妈往楼下跑。

医生说，妈妈心脏不好，还好不是严重的心脏病。但是需要长期疗养，不能太过操劳。我很担心，那么强大的妈妈还是病倒了。14岁的时候，我已经不是那么容易哭了，我只是很难过，守在妈妈面前。妈妈的脸变得很苍白，嘴唇失去了血色，她看起来极度虚弱。妈妈伸手摸我的脸，“延延，你别管妈妈，你中考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事情很快就会过去。”

中考很快就结束了，我很沉着地参加了考试，那天的题目我做得很顺，出考场的时候，爸爸来学校接我，他说，妈妈出院了。

可是你知道吗？那一天，妈妈像疯了一样在房间里摔东西，她窝在床上，歇斯底里地吼着：“杜前川，你怎么那么自私，我这样的身体你还要我去上班！”

爸爸说：“阿莉，你也上不了几年就退休了，你想想。”

“我不行，我每天要去上班，回家又要给你们父子做饭，这样的生活我真的受够了！你为什么要折磨我！”

“但是你现在失去这份工作，很可惜啊。”

“杜前川，在你心中，到底是钱重要还是我重要？”

“你！”爸爸想也没有想就说出了口。

“那就让我好好休息，我是真的不想上班了，每天对着那些冰冷的金属器械，和巨大无比的噪音，我快要崩溃了，我还能活几年？我还能活几年啊！”

爸爸低下头，沉思了片刻，“好吧，明天，我就去厂里帮你办手续。”

爸爸永远只有退让，他不能失去妈妈，甚至不想和她争吵。

第8节：旧城(8)

“你躺躺吧，我帮你煮点稀饭，晚上你也没吃多少。”

就这样，妈妈成了待业人士。或许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可以自己安排时间，自己好好休息，不用那么操劳。但是也因为妈妈失去工作，我们家的钱越加的少了。爸爸的工资收入成了我们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妈妈每天还是会家里做饭，空闲的时候在楼下搭桌子打麻将。

同年，我考上了县城的重点高中，因为太远，我不得不去学校住读了。妈妈说起来，多少还是有些不放心的，饭桌上原本的开心突然沉淀下来。爸爸还是倒了杯白酒，“延延已经快15岁了，也该出去锻炼锻炼了。我们总不能让他一直在我们身边吧。”妈妈斜眼看了看爸爸，“你怎么懂我这个做妈的心。”爸爸笑了笑，“我是不懂。”那年我快15岁了，我懂得如何去调节爸妈之间的争吵，我给他们每人碗里夹了点菜，“爸，妈，我已经长大了，不是说男儿志在四方吗，我始终都会离开的啊。”

妈妈的眼眶有些湿润，“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延延考上重点高中，我们应该开心才是。”夹着白菜的时候妈妈突然说，“对了，你猜我今天在街上遇到谁了？”

“谁？”

“陈雪！”妈妈说起来有些兴奋，“她好像回来了，当时她带着一个孩子，好像是杜斌，已经跟延延差不多高了。”

爸爸的筷子悬在了空中，着实有些惊讶，“陈雪？她回来了？你不会看错了吧？”

“怎么可能，当初她比我早进门不了多久，她那张脸，我永远不会忘记。”

这个时候，电话响了，是爷爷。

爸爸接了电话，“爸啊，怎么了？”

说着又变了脸色，“什么！哥出车祸了？”

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刻要发生什么，或许是奇迹，或许是恐惧，但是无论哪一种，都是未知的。

>>>>>>

第9节：尘封(1)

chapter.2 尘封

第10节：尘封(2)

我对莫悦欣的第一印象是很瘦，好像两个膀子加起来没有男生的大腿粗，说起来有些夸张，但是确实是那样。起初莫悦欣长得并不是很漂亮，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头脑中一直觉得我妈年轻时候太漂亮的缘故，导致我有些分不清漂亮与否，但是莫悦欣绝对是一个特殊的女生。15岁那年，我从她身上看到一种东西，就是“生气”，那种总是微笑着面对世界的生气。如果说当初我对大伯的印象是一匹狼，那么对莫悦欣来说，她应该是一条鱼，即使生活在淤泥里面，也会活蹦乱跳的鱼。

起初的时候，我没有和莫悦欣说过一句话，我只是看着她，在教室里穿来穿去，她是我们班的语文课代表，每天早上要到讲台上守着我们早读。说起她是怎么认识我的，并和我交好的，那完全是因为一篇文章，就是之前提到的那篇。我将头脑中所有流浪的想法都写进了周记里，结果不单得到了老师诗意的点评，还获得了极高的分数。当时莫悦欣将周记本放在我面前，上下打量着我说：“同学，你是想向我挑战吗？”现在回头想，那时候莫悦欣歪着头的表情确实好笑，不过那时候我没有笑，只是淡淡地说：“我不过写出了想写的东西而已。”很多年后，莫悦欣说她当时就被我那句话深深打动了，我想不到我是用怎样的表情俘虏了她，后来想，或许就是当初那份纯真吧，现在的我，已经再也找不到了。

那一年的夏天在我记忆中非常清晰，当时有铺天盖地的梧桐和连绵不断的蝉鸣。莫悦欣在树下读书，问我喜不喜欢狄更斯的《双城记》，我说其实我喜欢高尔基的《在人间》。莫悦欣歪着头，笑了，她说：“杜延，你真特别，你知道吗？在我生活的这18年里，你是第一个喜欢看书、并能够和我交谈的男生。”和莫悦欣交谈很轻松，她笑起来声音特别明亮，好像是冬雪之中的阳光，可是笑着笑着，莫悦欣就

沉默了。她说她有些想家了，然后我问她家在哪里，她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它没有名字。”

我的眼中突然发了光，“莫名镇？”

莫悦欣像是看见了金矿一样叫起来，“天啊，杜延，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家也在那里。”

时间回到中考完的那个暑假，爸爸突然接到爷爷打来的电话，说起大伯开车在外面出了车祸。八月中旬的天空突然打了雷，轰隆一声，爸爸拿着伞准备出门，回头的时候望了望妈妈。妈妈用筷子漫不经心地夹着菜，“要去就去吧，我又拦不住你。”我起身准备追上去，妈妈突然拉住我，我以为妈妈不准我去，结果她说：“外面在下雨，拿把伞去。”她终归是一个外刚内柔的女人，她的本性不坏，只是比较喜欢斤斤计较而已，很多时候，还是讲道理的。我拿了伞追了出去，那天下着很大很大的雨，像是一场盛大的祭奠。我朝着前方叫住了爸爸。

第11节：尘封(3)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那么想去医院，或许经过上次见面，让我觉得大伯并不是那么糟糕的人，更或者，还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的缘故。

到达医院的时候，爷爷正守在病床边，医生刚刚为大伯检查完。好在大伯伤得不是很严重，只是腿骨折了，爷爷看着我来了，赶快唤我过去。爸爸站在一旁，问了下情况，大伯说：“没事儿。”爷爷的脸很快就沉下来了，“前易，张师傅退下来是叫你去开车的，不是叫你去赛车的，你说说你，四十好几的人了，怎么还是那么不懂事呢。”大伯别过头去不想听，爷爷却继续说：“说了，你出来之后就好好做人，重新开始……”大伯似乎是真的怒了，“你能不说这句话吗！”爸爸赶紧走过去，“爸，你也别说了，哥他现在挺烦的了。”说着爸爸又转向大伯，“哥，爸是啰嗦了点儿，但也是为了你好啊。”大伯“哼”了一声，“这样的话说一次两次就算了，要是每天都在你面前念叨，你受得了吗？”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尴尬。爸爸马上打圆场，“爸，你累了就先回去吧，我来照顾哥就是了。”爷爷点点头，大伯却没有看爷爷一眼。

大伯突然开口了，“前川，给我支烟。”爸爸看了看墙上的标志，说：“医院禁止吸烟呢。”大伯有些急：“叫你拿就拿吧，婆婆妈妈的。”爸爸想了想，还是从口袋里拿了一支给他。他享受地抽起来，“有些时候，我觉得你才是爸的儿子。”爸爸突然愣了，“哥，胡说什么呢？”大伯咧着嘴笑，“你和爸年轻的时候太像了，有时候我觉得我是抱养回来的。”

这句话让我想起前段时间妈妈说爸爸的话，她说爸爸不像爷爷的亲儿子，爷爷眼中只有大伯。对于这样矛盾的言论，我不禁想到每个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总是可以自圆其说，而且说得言之有理。这不得不让我有些迷茫，我看了看墙上的钟，爸爸意识到我还要做功课，说：“延延，你先回去吧。”

那天晚上我变得不开心，我不喜欢大伯，甚至有些讨厌他，因为他的表情总是一副很得意的样子，即使自己做了错事。我想起妈妈形容他的那个词语，恶心。

大伯的腿伤两个月后就好了，听爸爸说，他又去开车了，一个月也拿不了多少钱。国庆放假的时候我和莫悦欣决定一起回去，我很想我爸妈，从未有过的那种想念。说给莫悦欣听的时候，她说我真没用，枉费对我还有些崇拜之意。在汽车上莫悦欣睡着了，不自觉地就靠到了我的肩上，我的心中像是开了一朵花。我突然想让这个旅途变得长一点，长到天空中的太阳降了又升。就在我感觉肩膀有些酸痛的时候，莫悦欣醒了，她问我还有多久到，我说快了，于是她又睡了下去。我想用力地抱着她，就像黑暗之中抱住一束阳光，可是，阳光那么虚无，一捏，就碎了，我怕莫悦欣也会碎，所以我没有去触碰她，只是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莫悦欣说：“杜延，海子之所以死去，其实不是他为了追求精神的自由，而是他觉得累了，该休息一下，只是这一休息，就天人永隔了。”我不能说她的话就是谬论，因为我也不知道海子到底为了什么死去，只是莫悦欣接着说：“所以，如果我们累了，要想好休息的方式，不然，一睡，就再也醒不来了。”我看着她的眼，想透过这一双深黑色的眸子看穿她的心，究竟是什么让一个15岁的女孩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我看不透她，时至今日，我依旧觉得莫悦欣是一个充满神秘的女孩，这就是她的魅力。

第12节：尘封(4)

我们是夜晚的时候到达莫名镇的，莫悦欣说她家住在镇东，我说我家在镇南，所以我们就在车站分别了。莫悦欣说：“杜延，有空我给你打电话。”

现在回到2008年，距离那个分别的夜晚已经有5年之久。5年可以改变的东西太多了，比如5年之前，我所想象的酒吧是灯红酒绿的堕落之地，而5年之后的今天，我坐在吧台上拿着酒杯把玩的时候，我却觉得那时候的我真是太纯洁了。酒吧固然是灯红酒绿，不过，它并不是堕落之地，而是孤单的人买醉的地方，这个地方专门包容孤单的灵魂，一支烟，或者一杯酒，都是一种安慰。在长沙的这些日子，我变得很少去联系过去那些人，来来往往，认识了一些新朋友，很快又遗失，过段时间，又认识新的人。圈子换了一个又一个，些许还有交集，只是，过去那份感动，真的就抛在了过去。

莫悦欣的电话常常打不通，有一次她和我说她恋爱了，对方是一个广东仔，不帅，但是懂得讨女朋友开心。我不觉想起他们之间一个又一个暧昧的动作，每次听到“对不起，你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的时候，我都想用力摔手机。可是我没有，因为我没钱，我还需要联系一些人，比如我爸妈。说起他们，就不得不说莫名镇，于是我又陷入回忆之中了。原谅我，继续讲故事。

惠姨和姨父是在我回家后的第二天来的，已经有三四年没有见过他们了。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去了市里，姨夫是房地产公司的老板。虽然妈妈没说，但是我记得惠姨出嫁的时候，妈妈是有些嫉妒的。惠姨嫁得好，但是这一嫁，就和妈妈疏远了。惠姨是妈妈的亲妹妹，每次妈妈说起惠姨小时候脸上总是闪着光，“想那时啊.....”不过近两年，已经没有听到妈妈提起她了。她和姨夫的到来，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都是一场意外。过了六七年，惠姨还是很年轻，一身打

扮，就是贵太太的感觉。她称呼我妈“姐”的时候，声音特别甜，当然，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突然来，至少，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好事。

惠姨和姨父听说妈妈前段时间心脏犯了毛病，这次来带了很多补品，本来对于妈妈来说，只要能看见她，就已经很安慰了。桌上聊天的时候，妈妈差点儿哭了，不过她毕竟不是十五六岁的小女孩了，还是忍住了。她捏着惠姨的手，“小惠啊，这次住几天？”我看见姨父给惠姨递了个眼神，惠姨咽了咽唾沫，然后说：“姐，其实今天来，我是想向你借点钱……”

第13节：尘封(5)

那一刻，我注意到妈妈的脸色一瞬间变了，但是很快又变了回来，跟京剧里面变脸一样快，妈妈的笑容有些僵持了，爸爸和姨父的酒杯也停在半空中。惠姨继续说：“卫康他公司出了点问题，急需一笔资金周转，姐，你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找你，找谁呢？”

爸爸还是将酒喝了下去，他几乎没有去注意妈妈的神色，因为他知道妈妈会处理好。

妈妈放开了惠姨的手，“小惠啊，不是姐不帮你，你看看我和你姐夫住的这地儿，巴掌大小。现在延延又上高中了，生活费和学费都靠你姐夫一个人，你给姐评评理，要是外人说起来，还说是亲姐妹都不帮个忙，倒是姐我不帮，还是帮不了？”

这一说，惠姨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口了，妈妈还是扯着脸笑，“姐看见你不好，我又怎么会好受呢？只是姐也爱莫能助啊，你难得来一次，一定要多玩几天。”

我看到姨父的脸就这样沉下去了，我不得不再一次佩服我妈，更佩服的是她那张嘴。纪晓岚算什么呢？怕是站在她面前，也是班门弄斧。惠姨笑得很尴尬，“姐，我知道了。”妈妈点了点桌上的菜，“你看这桌上，都是你以前喜欢吃的，不过啊，吃惯了山珍海味，不知道还吃不吃得惯你姐我做的这些山间小菜。”

惠姨的失败就在于她没有我妈这样的口才，谁都听得出妈妈最后的话将惠姨的生活批判了个底儿掉，惠姨连忙说：“没有，其实经常吃那些山珍海味，还是不好，偶尔换换胃口，清清肠胃嘛。”

妈妈是真的笑了，“小惠，你真是太会说话了，不愧是我妹妹。”

妈妈又一次在夸别人的时候合着自己一起夸了，但是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惠姨和姨父那天晚上就走了，如果是我，也没有脸面留在这里。虽然妈妈一直劝他们多待几天，可是惠姨确实没办法接受了。

走的时候，惠姨说：“姐，只要你过得好，我就安心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惠姨最后那句话是真心的，我甚至看到了妈妈眼角闪现的泪光。关上门后，妈妈一转身就哭了。

爸爸坐到妈妈旁边，“你说你这人，把别人气走了，自己还在这里哭。”

妈妈从爸爸身边扯过一张卫生纸，擦了擦眼泪，“你一个男人懂什么。我是小惠她姐，说实话，我看到她过得好，我是真的嫉妒过。可是，要说她遇到困难了，我能不难过吗？可是，你说吧，明明感情那么好的两姐妹，这样一下就断了，她嫁去市里了，却从来没给我打过一个电话，都三四年了，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却是找我要钱，如果我说我没钱了，怕是连她最后的利用价值都没了。”

第14节：尘封(6)

说着说着，妈妈越哭越伤心，爸爸一下将妈妈抱在怀里，就像安慰女儿一样，那一刻，我看到了妈妈柔弱的一面，她是人，不是神，她也会伤心难过，虽然她时常很坚强。

我快要返校的时候，爷爷又打电话过来了，他说他想让我过去吃饭，怕是我一走，又很久才看得到了。我给妈妈说的时，妈妈没有说话，她独自织着毛衣，我不知如何是好。妈妈终于开口了，“吃饭吃饭，每次都只知道吃饭，什么时候拿点钱出来啊，你说你学费又不便宜，他还是你爷爷，怎么就不赞助一点呢？”我顿时红了脸，我说：“爷爷也不是很有钱啊。”妈妈又习惯性地“哼”了一声，“他是没钱，有钱也养你家那个败家子大伯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大伯已经没开车了，也是到了爷爷家后，才知道大伯没做事了，一天就蹲在家里。我去的那天，桌上还有另外一个女人，没见过，年龄约莫三十左右吧，当爷爷叫我喊那个女人“伯母”的时候，我才知道她是谁。

她的额头上有一颗痣，皮肤很不好，笑起来的时候感觉脸皮都皱在一起，她的嗓音有些嘶哑，口音不像是本地人，不过待我很热情，说话的时候总是“毛儿”这样叫我，她长得不漂亮，却喜欢笑。大伯那天还是和往常一样在喝酒，爷爷好像比之前开心了些。午饭之后，伯伯和伯母都出去了，爷爷说他们去打牌，当时我的心情突然有些糟糕，原来妈妈说的并不假，他们两个好像都没有经济收入，赌博的钱只有靠爷爷提供。我甚至不清楚伯伯为什么要去找一个女人回来，增加家里的负担。

可是现在我懂了，一个男人，不管是18岁，还是20岁，他总是会孤单到需要一个女人来陪。后来我和莫悦欣说起，莫悦欣说，其实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是会寂寞的，当你一个人坐在餐厅，看着出双入对的情侣吃着情侣套餐，自己却吸着一杯只剩下冰块的柳橙汁的时候就会明白了。

这是21岁的莫悦欣对我说的，那个时候，我终于拨通了她的电话，电话的那头很嘈杂，她说她正在和她的男朋友唱歌，我问是不是上次那个广东仔，她笑了笑，然后说，那个人早就不知去向了。她挂电话总是很匆忙，可想而知她的生活处境，她过得不好。但是她很少和我说起自己了。

返校那天莫悦欣给我打了电话，约我一起回校。我的心里像是点了一盏灯，突然之间就亮起来了。当我见到莫悦欣的时候，她却板着脸，我问：“怎么了？”她只是摇摇头，然后我们就上了车。15岁的莫悦欣还是一个小女生，会为了生活中一些不顺心的小事儿生气，那个时候的我和她应该都一样，我们总觉得世界该是按着我们想走的轨道走的，多年之后，我们才发现那样的想法多么愚蠢。返校的车上，莫悦欣没有睡着，睡着的是我。醒来的时候，莫悦欣说：“你醒得真准时，跟闹钟一样。”我睁眼看窗外，刚刚到达学校。莫悦欣笑了笑，“杜延，你说梦话了。”每次当别人说我说梦话的时候，我都是恐惧的，因为我担心将心中不可诉说的秘密全盘摊出。“我说什么了？”我还是尽量让自己的面部透不出半点担心。莫悦欣仰头想了想，“说了一个人的名字。”但是她没有告诉我是谁，不过我猜是她，后来她告诉我，确实是她，而就在那不久，我和莫悦欣恋爱了。

第15节：尘封(7)

这是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的事情，那是我第一份爱情，青涩的果子，挂在枝头，剥开一尝，是酸中带甜的。

我们正式恋爱的日子是在我16岁生日的那天。莫悦欣站在男生寝室的楼下，提着一个双层的蛋糕，她笑着叫我的名字，差点儿被宿管阿姨抓住。我和她跑到操场上，趁着星星点了蜡烛，她叫我许愿，我看着她的眼睛，微微一笑，然后双手合十，我对着操场大喊：“我喜欢莫悦欣，我要永远和她在一起！”莫悦欣打了我的脑袋一下，“愿望是不能说出来的，说出来就不灵验了！”黑暗之中，我还是能够感受到她的着急。我带着戏谑的口气，“啊，那怎么办呢？”她嘟着嘴，闷闷不乐，我就趁着黑暗，亲了她的脸。突然我们看到操场远处的一道光，莫悦欣突然叫起来，“糟了，保安来了。”我们就这样踏着蛋糕逃跑了，虽然我们什么都没吃到，但是那是我最开心的一个生日。

高中的生活并不像初中那么轻松，考试和作业比以前多了很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没有了初中时候的那份干劲。不管是期中考试还是期末考试，我的名次都只能够停留在中游的位置，妈妈变得有些着急了，多次跑到学校来看我，问我是不是不适应，我每次都是说有点。其实适应不适应都没什么关系，只要是认真学了，都会考好，关键就是，从高二那年开始，我跟着寝室的人学着逃课，第一次我多少是担心的，因为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疯狂的事情，不过莫悦欣有些不开心了，她说她怀念那个和他谈天说地的杜延，而不是现在这个我。她甚至对我说，如果我期末考不到年级前50名，就不再理我了。那时候我是真的怕了，变得格外努力，上天是不会亏欠用功的人的，一努力，我成绩就真的上去了。

虽然有些累，不过维持了我们的关系，我还是很开心。

周末的时候，寝室的人拉我去学校外面的地下室滑旱冰，那个时候，网吧还没有现在那么流行，旱冰成了我们娱乐的主要方式。我跟

着寝室的一群人，在黑暗的地下室里穿梭，那里每个人都渴望表现自己，看着各式各样的人进进出出，而当我出神的时候，一下子就撞上了一个人。

“对不起，对不起……”

他微微一笑，然后继续滑，不知道他是哪里特别，但就在那一刻，我注意到他的样子，细细的眉毛，高挺的鼻子，很清秀的一张脸，但是却戴了耳针。我靠在护栏上休息的时候，他突然停在我身边。

第16节：尘封(8)

“嘿，兄弟，要支烟不？”边说他边给自己点了一支。

我挥挥手，那个时候我真的很乖，我不喜欢烟，尽管现在会抽，可是我依旧讨厌烟，它就像是一种毒药，让我的肺从红色变成灰色最后变成绿色，不断地流脓，然后溃烂掉。

他不羁的样子很迷人，当时我没有任何想法，我要说的是接下来的事情，证明我看一个人很快就会发现与他有缘分。

地下室的出口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她叫着“为轩……”

我看见她了，是莫悦欣，她好像看见了我，但是我明显注意到她不是来找我的，她没有交钱就走进了大厅，一把抓住我身边的少年，“为轩，你快点给我回去，你看看你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

我有些莫名其妙，我确实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少年不屑地笑笑，“回哪里？”

“跟我回学校，你爸送你来这里念书的，不是发疯的！”

他一下推开莫悦欣的手，“扔下一万块钱将我丢到这个被人鄙视的地方，是让我学习的？真是可笑。”我试图让莫悦欣给我解释一下，但是她似乎没有时间。

她是真的火了，“我不管你爸做了什么，至少他是为了你好。”

就在这个时候，少年向莫悦欣挥了挥手，“谢谢你的提醒，姐，还是管好你自己吧。”

我喝完第十杯酒的时候，好像快要吐了，我伸手去找东西来支撑，可是，怎么都抓不到。我看着前面的女人，在唱歌，恍惚间我像是看见了莫悦欣，可是我又嘲笑自己起来，她在北京，我在长沙，她怎么可能出现？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她扶住了我，轻轻地对我说：“杜延，你醉了。”

我可能真的醉了。

>>>>>>

第17节：云烟(1)

chapter.3 云烟

第18节：云烟(2)

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团圆宴莫过于这次，全家都到齐了，也仅仅只有这一次，是过得最不开心的。这次之后，家里人都没有提到过杜斌，不过我从爷爷那里知道，大伯去找过杜斌，事实证明妈妈没看错，杜斌和她妈确实都回到莫名镇了，只是杜斌没认大伯，我就知道了。

莫名镇的春天很快就来了，街巷两旁的梧桐又发了新芽，淡淡的绿色给了人们一种希望。快要结束寒假的时候，莫悦欣给我打了电话，说起一些她过年的遭遇，她向我抱怨很多，比如春晚一年不如一年了，又比如他爸爸春节出差都没回来，还有说起她那让人担心的堂弟陈为轩，她说陈为轩又跑去东巷和别人打架了，浑身是伤地跑回来，躲在她家里，他爸妈都担心死了。我在电话这头安慰她，我说，小孩子不懂事儿嘛。莫悦欣说：“如果他像你一样听话就好了。”其实陈为轩已经不小了，莫悦欣说陈为轩只比我们小一岁，中考失利，结果他爸扔了一笔钱给学校把他弄进了县城重点，他比我们低一级，也就是我们高二那一年他过来的。他不喜欢读书，这是我知道的事情，周一升旗仪式通报批评的名单里面一定有他的名字，有时候是被抓抽烟，有时候是被抓逃学，有时候是打架，陈为轩似乎想把所有可以犯的事儿都犯了，才肯罢休。某一次陈为轩对我说：“杜延，我就挺闹心的，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坏事儿，学校就不肯把我开除了呢？我早就不想待在这个让人窒息的笼子里了，真他妈的压抑。怎么都想不通。”我也想不通，倒不是和陈为轩想的一个事儿，我是想不通为什么他就那么想学校开除他，后来我才知道，陈为轩和我当初一样，他想去远方，去流浪，他想离开莫名镇，永远地离开。

我逃了一个星期的课陪莫悦欣在长沙发疯，我们从河西逛到河东，每天都在公交车上看湘江的风景。我们去了世界之窗坐过山车，爬了岳麓山，进了植物园，在省博物馆看了千年女尸，甚至将步行街

里各家商店都逛了个遍。晚上累了，莫悦欣就枕着我的肩膀休息，路过定王台的时候，我问：“要进去看书吗？”莫悦欣愣住了，然后抬起脑袋，“杜延，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一本小说了。”是啊，她已经快忘记她的狄更斯，我也快忘记我的高尔基了。我摸摸她的脸，笑了笑，“我也是。”夜里莫悦欣说她有点冷，我就紧紧地抱着她，她说：“杜延，我有些想为轩了。”我将她的头埋进我的胸膛里，我听见她微微哭泣的声音，很小很小，泪水却像河流一样灌进了我的心脏，我觉得我的心变得湿润了，这是离开莫名镇后第一次感觉到湿润，那种氤氲的水汽升腾到我的眼眶里，湿湿的。我说：“放假了，我们就回莫名镇。我们就去看他。”莫悦欣像是变成了15岁的那个小女孩，点了点头。时至今日，她还是那么瘦，我怕一用力，她就碎了，我还是小心翼翼的，不过和过去相比，我敢抱住她了，真切地拥抱。

第19节：云烟(3)

说起和陈为轩的初识原本应该是开心的，他伸手递过来一支烟，问我要不要。很随意，就和两兄弟一样。若不是莫悦欣突然跑来打断我们的相识，我和陈为轩应该很快就成了朋友。他是那种放荡不羁的少年，集叛逆与勇气于一身，他不遵守任何礼仪和规矩，不按常理出牌。那天莫悦欣挡在他面前，非常生气地说：“陈为轩，如果今天你不和我回去，明个儿你就别叫我姐！”这句话似乎比莫悦欣前面那些语重心长的话有分量多了，陈为轩是真的不动了，然后蹲下来，换掉了溜冰鞋，“我是怕了你了，看来，你早就抓住我的软肋了嘛。”陈为轩一把抓住莫悦欣，“走吧走吧，真是的，想好好放松下也不行。”莫悦欣挣脱陈为轩的手，然后对我说：“杜延，你也早点回去吧，晚上还有自习。”陈为轩当时看了看我，眼睛里面流动着疑惑和不解，然后我点点头，莫悦欣就和陈为轩离开了。

夜晚的时候我调换了位置坐到莫悦欣的旁边，趁老师巡视后，就和莫悦欣说起话来，“莫悦欣，今天下午那个是谁？”她沉着脸，然后说：“是我堂弟。”当时那一刻我释然了，不过马上又疑惑了，因为如果是莫悦欣的堂弟，不是也应该姓莫吗？为什么会姓陈呢？但是这样私人的事情，我怕问不得，但莫悦欣却在我没问之前就说了：“我堂弟是跟着他妈妈姓的，也就是我伯母。”我轻轻地“哦”了一声，然后就埋下头去做作业了。莫悦欣说：“杜延，有个弟弟真的很烦，家里人老是你照顾他。”我扯着嘴笑，“我倒还想有个弟弟呢。”莫悦欣说：“杜延，你不知道，我这个弟弟可不一般，跟混世魔王一样，谁都镇不住，可让人操心了。”我看着她，“他不是挺听你的话的吗？”莫悦欣皱起了眉头，说：“你懂什么啊，他是假装听我话，其实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的。他们班的班主任都来找过我好几次了，这样不仅仅是影响他自己，连咱们班主任都开始对我有看法了。”仔细想想，那倒真是挺烦的，可是我对陈为轩挺感兴趣的，因为在我心中，男生就应该像他

那样，我不敢做的事情他都敢做，我才是真的佩服。莫悦欣似乎总是能看穿我的心事一样，“你可不准以他为榜样啊，不然我也不理你了。”

放学的时候，陈为轩跑到教室来找我，他朝着莫悦欣做了个鬼脸，然后就把我拉下了楼。在黑暗中，陈为轩急促的呼吸声和脚步声配合得很协调，最后在楼下花坛，他一把把我推倒了。

第20节：云烟(4)

“你想追我姐吗？”我记得路灯下他的耳针一直在发光。

“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和他隐瞒什么。他用手抓起我的衣领，“你是不是真心喜欢她？”我点点头，然后一把扯掉了他的手。他有些沮丧，但是很快又笑了，他笑起来很邪，让我想起了《射雕英雄传》里面的东邪，后来我觉得那样比拟有些老，还是叛逆的杨过比较适合他。“哈哈……”他仰头大笑，我也跟着笑，他突然停下来，“你笑什么？”我说：“我看着你笑，也想笑。”他咧着嘴，又拿出一支烟，递给我，好像突然意识到我不抽烟，“抱歉，我忘记了你不抽。”说着他自己点燃了烟，蹲在教学楼下的花坛上，“我姐不喜欢抽烟的人。”我点点头，他接着说，“不过，她喜欢我。”

他说得很自信，就像驰骋沙场的将军，对着脚下的败将说“我赢了”一样。这个时候莫悦欣追下了楼，朝我们跑过来，陈为轩说：“哎，我看得出来，她喜欢你，和对我的喜欢不一样。”

接下来的日子，陈为轩经常找我，他不会叫我“姐夫”之类的，只叫我杜延，称兄道弟一般地叫。但是他不会叫我跟着做坏事儿，只是每次受伤了会跑到寝室来，他靠在门上唤我“杜延”，然后我就让他快进来，好像我那里成了黑医馆，专门收留黑社会的。我的抽屉里那瓶正红花油很快就没了，碘酒和棉签也买了很多次，每一次陈为轩跑来都对我说：“别告诉我姐。”

他说得很轻，很缓，一点不像打架时候那种意气风发。他身上的伤应该让他很痛，有时候我都看不下去，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痛，甚至上药的时候没有叫我“轻点”，他常常在我的床上睡着了。

有时候，我觉得他就像是我的弟弟，虽然他从来不叫我“哥”。

我和莫悦欣在王府井看了几场电影，大多是动作片。这是她要求的，每次到打斗场面的时候，她都会微微摇头，甚至想哭，她对我说，只要一看见这样的情景，她便不觉想起陈为轩。可是，她控制不

了自己去看，因为她真的想念她弟弟了。莫悦欣靠在我的胸膛上，她说：“杜延，你会不会觉得为轩是为了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我摸摸她的脸，点着她的鼻子说：“傻瓜。”莫悦欣说：“真的，我就这么觉得，他像是一只堕落的天使。杜延，我发现我完了，我现在的脑子里全是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我真担心有一天我会疯掉。”和18岁的莫悦欣不一样，我已经无法用女孩去称呼她了，短短两三年的时间，她已经完全蜕变成了美丽的女人，她懂得打扮，懂得追求，少了少年时候的棱角，却多了几分温存，浑身上下，透露着十足的女人味。我想，我迷恋她。21岁的天空和18岁的天空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站在夜晚的街头，我是多么怀念18岁的夜晚。

第21节：云烟(5)

陈为轩喜欢在我们上课的时候突然闯进教室，然后假装寻觅半天后对着任课老师说：“啊，不好意思，我走错教室了。”对于陈为轩这样的哗众取宠，我和莫悦欣早就司空见惯，在一阵哄堂大笑后，他摸着头走出教室，任课老师很多次被搞得哭笑不得。莫悦欣有一次真的火了，她突然站起身来，朝着陈为轩大吼：“你这个野小子不要打扰我们上课！”陈为轩却不以为意，大摇大摆地走出去，边走边说：“漂亮的姐姐，你不要火啊，下课一起去喝杯茶啊。”莫悦欣的脸立刻变成红苹果，忿忿地坐下去。

陈为轩成了学校里的名人，只是这个“名”，是臭名远扬的“名”。不管莫悦欣怎么说，陈为轩总是嬉皮笑脸地说：“知道了。”我们3个人常常走在一起，我记得那段日子是最开心的，每天下午下课后，3个人就坐在操场的看台上，陈为轩的嘴里总是叼着一根烟，然后凝视着湛蓝的天空。有一天，陈为轩看到几个男生围着一个女生，他一个流利的动作扔掉了嘴里的烟，然后说：“几个孬种，又在那里叫嚣。”他快步跳下看台，莫悦欣叫也叫不住，我们看见他一下将那几个男生推翻，然后用脚死死地踢上去，“妈的，谁叫你欺负人！”陈为轩真的很厉害，几个男生都跪地求饶，陈为轩吐了一口口水，“我呸，给我滚，别让我看见！”要说他们是怎么跑的，我就觉得用“屁滚尿流”都无法形容了。那个女生坐在地上，被吓哭了，我和莫悦欣追下去的时候，陈为轩拍拍双手，一把拉起那个女生，“别哭了别哭了，我最讨厌听到女的哭。”那个女生抽噎了一下，忍着停了下来，她说话说不清楚，但是还是说了声“谢谢……”

陈为轩没有理会，便叫我和莫悦欣一起走了。

我记得当时那个女生是那样死死地看着我们，但是陈为轩没有回头，他差不多要忘记那个女生的样子了，我想是的。我忘记了陈为轩当时是何等得意的表情，也忘记了当时莫悦欣是如何指着陈为轩的鼻

子教训他，我只记得那个女生的眼神，充满了光芒，而那种光芒，应该不仅仅是感激。

陈为轩和我已经很熟了，周末跑出去喝酒喝醉了就来敲我寝室的门，起初寝室的人也有意见，但是渐渐的，他们发现陈为轩是一个有趣的人，也就不说了。陈为轩总是在半夜的时候翻墙进来跑到我们寝室，他叫我：“杜延，开下门。”他已经把我的床当做了他的窝，黑暗之中的一点火星，他便开始讲话。他说：“杜延，那些学校领导都是猪，我今天冲进办公室把教导主任戏弄了，结果看着他吹胡子瞪眼睛，就是不去找校长告状，你说他是不是猪？”我说：“陈为轩，有时候你也不能太过分了。”他笑笑，然后吸了一口烟，“你也觉得我讨厌了，对不对？”我摇摇头，“没有。”他靠在床头，“你不讨厌我，也是因为我姐吧？如果没有我姐，你说我们会成为朋友吗？”我想会的，不过他没有给我机会说，他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他接着说：“杜延，你不会懂的，当你发现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人关心你，而是喜欢看笑话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他挥动着手上的烟，我仿佛觉得他有很多秘密要告诉我，可是他没有说，后来，他睡了，他入睡之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没有那份傲气，他睡得很沉，我想他是真的累了。这个时候，月光从外面照了进来，我想起莫悦欣口中的海子。那一刻，我有一种错觉，我觉得我在哪里见过陈为轩，但是具体是哪里，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第22节：云烟(6)

第二天下雨了，陈为轩赖在床上不想起来，我和寝室的人早早去了教室。莫悦欣跑过来问我：“为轩是不是总在你寝室睡？”我点点头，她才舒了一口气，“我每次给他们寝室打电话，他们都说他没有回来，我以为他又在外面疯了，后来想想或许在你那里，果不其然。”我没有告诉莫悦欣陈为轩在外面做什么，因为我答应过他，绝对不告诉他姐姐。我希望莫悦欣开心，也希望陈为轩开心，因为我知道一旦我说漏嘴，必然惹来一场没有必要的风波。

我想，我是真的把陈为轩当兄弟了，因为他对我说：“杜延，老实说，你是好人。除了我妈和我姐，你是我唯一相信的人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很感动，我想找他讨一支烟，我想和他为伍，我想与他成为一类人，他总是那么自由，自由得让我羡慕。但是，我还是忍住了，我什么都没说。我问：“你为什么不回自己寝室呢？”他突然收住了笑，“因为我怕冷……”说完，他又笑起来了。

后来我知道了，他们寝室的人不喜欢他，辗转换了几次寝室，都被排斥。我觉得他就像一只受伤的小兽，只有在我这里才找得到一点温暖，那句“冷”，是真的“冷”。当然，这些话，他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会和我说，一到早上，他又变成了那个生龙活虎的陈为轩。我渐渐发现我生活在丛林里面，大伯是狼，莫悦欣是鱼，而陈为轩呢？我想，他应该是鹰，自由翱翔的鹰。只不过他还没有找到停靠的山崖，于是横冲直撞，最后遍体鳞伤。

五一回家的车上，除了我和莫悦欣，又多了一个人，便是陈为轩。他总是不安分地在汽车上唱歌，五音不全让我和莫悦欣都忍不住偷笑。陈为轩突然停下来，“老大，我没批准你们笑啊，笑毛啊。”莫悦欣敲了一下陈为轩的额头，“谁叫你没大没小的！”陈为轩扭扭身子，“你再教训我，我就告诉你妈你早恋！”莫悦欣急得跳起来，“你敢！”陈为轩朝莫悦欣做了个鬼脸，“你看我敢不敢。”有了陈为轩，一

路上就没有安静过，沿途中很多乘客下去了，又有很多乘客上来，只有我们三个一直坐在最后一排。陈为轩和莫悦欣都累了，我就小声唱歌给他们听，没过多久，就到站了。陈为轩拎着大包小包，急着往下赶，我问莫悦欣要不要我送，陈为轩却说：“我姐有我在呢，你就先回去吧。”莫悦欣点点头，“你家和我家离得比较远，也不方便，为轩帮我拿东西，你就别担心了。”

第23节：云烟(7)

那天我回家得很早，爸妈当时都不在家，我将行李放好后就倒在沙发上了。我静静地看着天花板，不知道做什么，突然想起书架上那本相册，那一刻，我想看看以前的照片。我记得里面有一张全家福，是很早以前拍的了，照片上面有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大伯，还有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如果我没有猜错，那就是杜斌和他妈妈。只是因为时间太长，照片上的人影已经有些模糊了，而且杜斌已经长大，我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样了。前段时间，我还和莫悦欣说，我其实也有个堂弟，我记得当时她愣了一下，然后问我现在他在哪里。我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从小到大根本就没见过。莫悦欣说，没有也好，万一也是和陈为轩一样是个混世魔王就麻烦了。我应了一声，其实我打心底还是想见见杜斌的，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可以见到他。这个时候电话响了，我接起来，是爸爸打来的。

“喂……”我先开了口。

“延延？你回来啦，妈妈在家吗？”爸爸对于我回来了还有些惊讶。

“没有呢，怎么了？”

“今天中午去爷爷家吧，有事情，我给你妈妈打个电话说说。”

我“哦”了一声，就挂断了电话。

我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是听爸爸兴奋的口气应该是好事情，我收拾了一下就出了门。我的判断果然是正确的，当我跨进爷爷家的时候，我就听到了一片笑声。

似乎是爸爸在说话，“嘿，哥，找个稳定的事情就好好做。”爷爷也开了口，“只要你安下心来了，我也就放心了。”我看到大伯得意地扬扬手，“爸，二娃，你们就放心吧。”

原来是大伯接下了镇头的那家饭店，他似乎终于想通了要找点事情来做。爸爸看见我来了，叫我赶紧上座，要吃饭了。爷爷叫我坐他

旁边，他说好久没看见我了，想。我就靠着爷爷坐着，伯母端着菜一盘一盘地上来，爷爷说：“延延啊，你大伯终于找到事情做了。”我看见大家都笑得合不上嘴，似乎看见大伯终于有出息了。爷爷说：“名儿给想好了吗？”大伯说：“想好了，叫‘和喜’，多喜气啊。”爸爸说：“好，确实不错。”

就这样，莫名镇最有名的“和喜饭店”开张了。

莫悦欣手上的烟烧完了，她吃完了一整碗的盖浇饭，然后说：“杜延，外面的饭菜果然还是没有家里的香。”她这么一说，我就不禁想起了“和喜饭店”，在那里面的回忆太多太多了，一时间，我又觉得有些语无伦次。莫悦欣望着我，试图找一个话题。她说：“杜延，你第一次看见为轩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想了想，说：“很亲切，很随意。”她笑了笑，说：“我第一次看见为轩，我以为他是个恶魔，就连我上厕所我都怕他会突然钻出来。”我说：“你第一次看见他是几岁？”她掐着手指算了算，“6岁，不是在莫名镇，是在市里。那时候我去我大伯家。”每次莫悦欣说起她大伯总是比说起他爸爸更神采飞扬，因为她大伯是个大老板，特有钱，但是后来公司不景气了，他大伯就回了莫名镇。莫悦欣说：“我一直觉得我大伯是个成功的男人，能做他的老婆肯定很幸福。”可是她瞬间转了语调，“不过，那是我16岁时候的想法了。”她望着窗外，努力去寻找一个支点来凝聚自己的视线，但是她发现她怎么都找不到，因为她已经将那个可以把回忆支撑的支点弄丢了。

大伯开始用心经营“和喜饭店”了，镇上的人也开始重新审视大伯。在这家饭店里，每天都有说不完的故事，说完东家说西家，你方唱罢我登场。大伯倒是经营得很开心，每天听着店里的人讲故事。倘若大伯真的可以就此满足，莫过于最美好的结局，可是，就在“和喜饭店”名声越来越好的时候，又出事了。

>>>>>>

第24节： 暗日(1)

chapter.4 暗日

第25节：暗日(2)

我反复读着信上的最后几句，不觉心里有些难受。那些话，仿佛一根冰刺，深深扎入我的心脏，又冷又痛，一下，冰融化了，和血混在一起，浑浊不清。我想提笔写一封回信，但是，我又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想要说的。于是，我索性拿出一支烟来，可是在点燃之前，我想起以前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说的一句话：男人的寂寞，仿佛是黑暗之中的烟火，红色的，一闪一闪，直到最后那个红点消失，烟烧到尽头了，男人的寂寞，也未必走到尽头。

那场灾难，来得很突然。那是我准备返校的前一天，我记得当天天下着小雨，妈妈还在厨房做午饭，爸爸加班不能回来。是上第二盘菜的时候，妈妈对我说专门为我做了鱼汤，结果电话就响起来了。妈妈叫我接，她手上全是油，当我拿起话筒的时候，我就听见爷爷几乎带着哭腔的声音：“二娃，在吗？”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说：“我是杜延，是爷爷吗？”爷爷咽了一口气，调整了一下呼吸，“延延，你爸爸在吗？”这个时候妈妈从厨房唤我：“延延，是谁啊？爸爸吗？”我捂住话筒，“不是爸爸，是爷爷。”妈妈便不再说话了，我继续和爷爷说：“爷爷，怎么了？”爷爷好像鼓了很大的勇气，对我说：“延延，你大伯快要被打死了！”我的手突然震了一下，妈妈正端着鱼汤走进客厅，“怎么了？”我捂着话筒，“爷爷说大伯快要被人打死了。”妈妈冷笑了一下，然后接过话筒，也不在乎手上油腻不油腻了，“喂，爸啊，怎么了？”妈妈这头像是在唱戏一样，不断地变化表情，“哥被人打了？真严重啊，可是你看前川他又不在，我一个妇道人家，延延一个孩子，也帮不了什么忙是不？我们刚刚要吃饭，我们吃了饭就赶来啊，你也别急，到时候心脏病犯了，一失两命，那可就不划算了。”说罢就挂断了电话，然后对着我换了笑脸，“来，延延，我们吃饭。”很多时候，我都在考虑妈妈说的那句话，爸爸到底是不是爷爷的儿子？可是每当爷爷打电话来的那一刻，我相信，是的，一个家里，爸爸似

乎是爷爷唯一的依靠了。我相信在电话里爷爷已经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妈妈，但是我却不敢问，而且即使我问了，妈妈也不会讲，她可能会用不耐烦的语气说：“你管那个人干什么！”我太了解她了。

我和妈妈赶到医院的时候，爷爷还蹲在那里难过。只是我很奇怪，为什么伯母不在？可是妈妈似乎早就知道，她很从容地走到爷爷身边，看着还处于昏迷状态的大伯，虽然收敛了她嘴上的冷笑，不过她眼中放的光芒好像在说“活该，这是你应得的”，那时候我觉得有些冷，甚至是心寒。爷爷抬头看见了妈妈，“阿莉，你来啦。”妈妈甩了一下头发，“嗯，怎么样了？医生怎么说？”爷爷抽泣着，“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不过犯到了上次车祸的地方，前易的脚可能……”妈妈挑了下眼睛，“残废了？”爷爷摇头，“不知道，医生说如果调养得好，还可以走路，只是不如从前方便了。”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当妈妈说“残废了？”那一刻，我好像看见大伯动了一下，我真怕那一刻他醒了，虽然我知道妈妈不怕他，但是我真的不想家里再多惹一些事情出来。妈妈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她真的跑了？”爷爷哭着捶腿，“当初是楼下的李婶介绍的，以为是本分人，谁知道，谁知道呢……”我大概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了，但是我不敢随便猜测，妈妈用手托住下巴，“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爷爷看着昏睡中的大伯就忍不住哭，“那女人把赚的钱都拿走了，要不是前易发现了，怕是整个家都给她败了。”妈妈轻哼了一声，然后沉下了脸。爷爷拉过我的手，我抱住爷爷，“爷爷，你别哭了。”爷爷摸着我的头，“延延，爷爷看见你就开心了。”爷爷的泪水一滴一滴地落在我的脖子上，我感觉它们都失去了温度，是冰凉的。

第26节：暗日(3)

后来我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是晚上在房间里听妈妈给爸爸说的。伯母和东街的王五早有阴谋，起初就是为了骗杜家的钱，因为她一开始就打听好了，爷爷的收入都给了大伯，于是说杜家的钱大部分都落到了大伯的手上，但是最终还是东窗事发，被大伯逮了个正着。大伯当时就火了，可是他高估了自己，他以为他还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却忘记了自己早就过了四十的年头，他怎么能跟王五对抗？王五是东街的地头蛇，一个电话就叫来一群人，大伯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就这样在街头被一群人往死里打。要不是有几个老太太正好经过，大伯怕是早就被人打死了。

妈妈讲起来倒是绘声绘色，得意极了，好像自己当时就在现场一样。爸爸听完叹了一口气，他说：“不是我说你，有时候你还真是小气，就为了那么多年前的事儿了，你怎么就那么记仇呢？”妈妈顿了一下，“杜前川我跟你讲，从小到大我最讨厌的就是有人冤枉我。他犯了我的大忌，我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爸爸又叹了一口气，但是这次他什么都没说了。后来夜深了，我也渐渐睡着了，因为第二天我就要离开莫名镇回学校了。有时候想想，大伯也挺悲情的，虽然做过坏事儿，但是也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我不知道接下来家里还会出什么事情，但是我知道，只要大伯一天在家，我们家可能就不会安宁。爷爷那句“你大伯回来了，就好了”不觉让我发笑，这样的日子，是真的好了吗？

四月的阳光特别好，寝室里的兄弟都开始穿短袖了。除了我，他们都像是饥渴的逃荒者，我们住八舍，背后的一栋楼是九舍，也就是女生宿舍。他们三个就常常站在阳台上向对面望，好像某一天生命中的真命天女就出现了。他们总是开我玩笑，因为我常常夜不归宿，而且我也不像他们那样渴望交个女朋友，所以在他们心中，我肯定早就开了斋，而且不断地玩着地下恋情，好几次，他们都叫我把女朋友带

回寝室看看，但是我却不置可否。我看着他们张狂地笑，顿时觉得自己老了。2008年，我已经大三了，我想的东西远远比他们多，我觉得爱情已经不是我该追求的了，但是我到底要追求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看着谢婧信封的背面，我想给她打一个电话。我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按动了号码盘上的数字，每一个都好像是一种煎熬，好像它们都生气地对我说：“杜延，你把我们按痛了。”我承认，我是很紧张，我紧张到我害怕我一听见谢婧的声音就挂掉电话。我变得像小说里那些暗恋学长的小女生，试图找一个合适的话题去维持这次通话，可是对方很快就接了，我听见那个熟悉的声音。

第27节：暗日(4)

“喂，喂，是杜延哥吗？”

她应该一眼看出了我的号码不是武汉本地的，我闭上眼睛，应了一声。

五一返校的汽车上，莫悦欣和陈为轩没有闲着，只是我，突然静得有些不可思议。莫悦欣推推我，“杜延，你怎么了？”或许是突然让我融入这样热闹的环境有些不习惯吧，我勉强笑了笑，“没事儿。”莫悦欣察觉到有些不对，“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莫悦欣就像是我肚子上的蛔虫一样，不管我想什么，都逃不过她的眼睛。这个时候陈为轩拍拍我肩膀，“是不是谁找你麻烦？你跟我说，我他妈帮你摆平。”莫悦欣顺手就给陈为轩一个爆栗，“打打打，就知道打。”陈为轩揉揉额头，“杜延，你别像个娘们儿，有啥就跟我们说，如果你当我们是朋友。”我踌躇不定，还是开了口，“事先声明，帮我保密。”我将大伯被骗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当然之前的故事我一点也没有透露过，陈为轩只是伸了伸懒腰，好像并不是什么爆炸的故事。莫悦欣摸了摸我的头，“真是个好孩子，其实，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顺其自然就好。”我想莫悦欣是对的，不管我多么着急也没用。我习惯性地趴在车窗上，看沿途的风景，我想这样我可以安静一下。

16岁的我总以为学校就是一个避风港，我什么都可以不用管，因为在学校里，至少我可以安宁很多。但事实证明，我是错的，错就错在我永远看不清这个生活中那些暗中隐藏的千丝万缕。我总是把一切想得太简单。好吧，如果说风暴来临之前还有一段美好的阳光，那么，无疑是谢婧的出现。我想如果你记性好的话，应该还记得前段时间陈为轩见义勇为救下的那个女孩，没错，她就是谢婧。

就在我们返校后的第二天，谢婧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她应该是观察了很久，知道每天下午我们都会在操场的看台上聊天。她红着脸走到我们面前，然后对着陈为轩说：“陈为轩，谢谢你。”当时陈为轩

莫名其妙，冷言以对：“你谁啊？”莫悦欣也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是我记得她，我现在还记得那天她看着我们离开的表情。我笑着站起身，对着陈为轩说：“她不就是上次你救下的那个女生吗？”陈为轩仔细打量了一下谢婧，然后说：“还是不记得。”当时谢婧觉得很尴尬，咬着嘴唇不知道说什么。莫悦欣一手拉起谢婧，“别理她，来给姐姐说说，你叫什么？”谢婧微笑着，说：“我叫谢婧，谢谢的谢，女旁一个青年的青。”陈为轩开口了：“谢谢女青年，真老土。”莫悦欣又要动手了，不过陈为轩躲了过去，莫悦欣指着陈为轩：“老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陈为轩朝莫悦欣拍拍屁股，“你吐出来给我看看啊，哈哈哈。”莫悦欣就放下谢婧追上去了，看台上就剩下我和谢婧两个人。我们两个好像都是不善言辞的人，根本不知道说什么，不过我还是先开了口，我说：“陈为轩一直就这样，嬉皮笑脸，口无遮拦的，别和他一般见识。”谢婧点点头，“你是杜延哥吧？”那是谢婧第一次叫我，声音很甜，很有礼貌。当时我有些惊讶，但是还是应了声“是”，她就笑了，跟春天里开的百合花一样，纯净得让人心动。她说：“杜延哥，其实我也是莫名镇的。”我终于知道她为什么想要接近我们了。

第28节：暗日(5)

谢婧总是很客气地叫我“杜延哥”，“杜延哥”。即使很多年后，她在信中依然这样叫我。其实那时候我和莫悦欣就知道，谢婧喜欢陈为轩，接近我们不单单是她来自莫名镇。你看，她小模小样地说第一句话就是“陈为轩”，只是她从来没有和我们说起她的爱情，她只是经常和我们走在一起，给我们带些吃的，下课的时候会故意路过陈为轩的班级门口，但是陈为轩却从来不和她说话。某一天，陈为轩突然对着谢婧吼：“你一天跟着我们干吗啊，你是看上杜延了吧你？跟你说，他有我姐了，不可能再要你！”那句话说得很绝，意思是叫谢婧不要再来找我们。当时谢婧愣住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莫悦欣抱着谢婧，然后朝着陈为轩骂：“你吃错药了啊！谢婧惹到你了吗？”陈为轩头也不回，“你们就当我是抽风，我本来就是个疯子！”那天晚上，我们三个坐在学校门口的冷饮店里，谢婧一直哭，她说：“杜延哥，欣姐，我是不是很讨厌？”莫悦欣揉揉她的头，“傻丫头，讨厌的人是他，回头我非给他俩耳光不可！”谢婧拉住莫悦欣的手：“欣姐，你不要打陈为轩，他救过我。”莫悦欣笑了，“你看看，舍不得你的小情人了吧。”谢婧的脸一下就红了，“不要开我玩笑了。”莫悦欣看着谢婧的眼睛，“谢婧，你跟姐说，你是不是喜欢陈为轩？”谢婧点点头，然后就低了下去。

那是五月末的夜晚，夏天很快又要来了。

夜深了，我听见寝室外有人敲门，我知道是陈为轩，他一定又喝得烂醉如泥。我下了床帮他开门，他一下就倒在了地上，我赶紧将他扶起来，他声音低低的，他说：“杜延，我是不是很讨厌？”听着这句，我顿时笑了，“你们俩是心有灵犀还是怎么的？开口第一句话一模一样。”陈为轩有些尴尬：“笑毛啊，说真的！”我看了看他的眼睛，果然和鹰一样犀利，“陈为轩，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是故意的。”这句话终于让他释然了，“杜延，还是你了解我。”他换了口气，“你说，如果我和她在一起了，我能给她什么？我觉得我天生就是这个德行，已

经改不了了。我不是不知道她对我的好，只是，我不知道她喜欢我什么？我是个问题学生，除了你和姐，我觉得这个地方，没人可以包容我。”我说：“于是，你就狠心骂了她？”陈为轩点点头，“这样她就不会来找我了，我觉得是对她好。但是，看到她哭，我心里突然很难过。”我知道陈为轩不是坏人，他只是想挣脱笼子而已。我看了看外面的月色，说：“先睡吧，睡着了，就不想了。”

第29节：暗日(6)

每个夜晚的陈为轩总会变得很伤感，而我深深地认为，这才是他真实的一面。

六月初的时候，学校通知要开家长会。虽然陈为轩想隐瞒，却被莫悦欣事先告诉了他妈，为此陈为轩和莫悦欣冷战了一个星期，当时我想去劝劝陈为轩，但是莫悦欣说：“他就是小孩子脾气，一下就过去了。”事实证明，莫悦欣确实比我了解陈为轩。而我说的风暴，就是在这个家长会上正式登陆了。

莫悦欣走后的第二个星期给我打电话，她说她在广东，她去找之前那个广东仔了。她像是故意说给我听，看我有什么反应，但是我什么都没说，既没有生气，也没有哭诉，这反而让她很兴奋，因为她觉得我就该是这样。打电话的时候，她说她正坐在那个广东仔的腿上，两个人在小梅沙看夜景。我有些哭笑不得，我说：“莫悦欣，我和谢婧打电话了。”莫悦欣像是吞了一个枣一样，卡住了，“谁？”我又说了一次：“谢婧，她现在在武汉。”莫悦欣好像在冷笑，“是吗？她过得如何？”我不知道她这样的态度从何而来，可是我没有问。我说：“她过得还不错。”莫悦欣说：“杜延，我爱你。”我笑了，“你这样说，他不会吃醋吗？”莫悦欣倒是很坦然，“让他去吃醋吧，他舍不得离开我。”对于莫悦欣这样的自信，我一向很欣赏，看到这里。你或许会质疑我和莫悦欣的爱情，因为你们肯定会觉得荒诞滑稽，但你们可曾想过，我和莫悦欣是真心相爱呢？爱到我们都不怕彼此背叛了，或许我有些疯了，但是这是实话。莫悦欣说：“杜延，我要挂了，他有些不耐烦。”我说：“嗯，晚安。”我本来想告诉莫悦欣我和谢婧的通话内容，但是，她好像没有丝毫兴趣，现在对于她而言，除了莫名镇，估计只有我才能吸引她了。

时间再次回到2004年，家长会即将召开前的一个星期。其实和陈为轩一样，我不想跟我爸妈说开家长会的事情，因为我害怕老师揭露

我和陈为轩为伍的一系列麻烦事情，到时候，以我妈的脾气，我怕会惹出无法收拾的事情。但是，莫悦欣说：“杜延，你放心，老师不会说你什么的，因为，他们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她当时说话的自信和现在一样，她常常出入办公室，偷听老师们的交谈，她告诉我，我在老师们心中还是一个上进的好学生，因为我一直将成绩维持在中上游，有一次险些进入前20名。我说：“好吧，我给我妈打电话。”

第30节：暗日(7)

对于开家长会这样的事情，家长和老师好像总是很兴奋，而在学生看来不过是一场黑暗的批斗会。当我和我妈说要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妈开心得不得了，她是说终于可以到学校来看看我，顺便问下我的学习情况。我很想说，她应该把前后交换一下才对，她说话总是那么好听，但是句句暗藏危机。晚上，陈为轩又跑到我寝室来，他说：“你说我姐怎么就那么八婆呢？非要我妈来一趟，老师说来说去还不是那些，从小到大，老师只知道说那些，我要是我妈，我都听烦了。可是，我妈就愿意来听，就愿意接受那些难听的话。大人就是奇怪。”从陈为轩的话中，我可以知道他妈对他的负责和认真，要是真的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有陈为轩这样的儿子，大可扬手一挥，置之不理。但是，陈为轩说，从小到大，他妈都愿意去听那些话，哪怕是不好的，是厌恶的，她也愿意听。

我说：“陈为轩，你妈很爱你。”陈为轩鼓着气，“废话，我妈不爱我，爱你啊？”他说话总是那么幽默，但是他自己却不觉得。他守在我面前，说：“杜延，我觉得我总是让我妈伤心。”我说：“那你就让她省省心嘛。”

家长会如期进行了。那天妈妈又穿的新衣服，换了新发型，出席这样的场合，妈妈总是显得很风光。但是我想这次她可能会失望，以前小学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总是赞扬我，我妈一边听一边说：“其实，我也没怎么教他，还是他勤奋。”后来初中开家长会，老师还是会表扬我，我妈又说：“还是他自己努力，我们都是小工人，现在的科目，我们哪里会啊。”那都是我在班上数一数二的时候，但是现在，这里是重点高中，不是镇上的小学校，人才多到压死人。妈妈还没有踏进教室，我都可以想象她灰着头出来的样子。可是，我又低估我妈了，我忘记她是向莉，有什么东西可以打败她？她耀武扬威地进去，一样耀武扬威地出来，她始终昂着头，将其他人重重地踩在脚下。她

走到我面前，将我扯到一边，“延延，怎么现在老师都不怎么提你啊？我去问他，他只说你表现还不错。这算什么啊？你是不是不像过去那样努力了？”我想她的虚荣心受伤了，我说：“妈，今非昔比，我又不是在小学校，这里面天才多得让人窒息，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妈妈好像没听进去一样，“没事儿没事儿，还有时间，我相信你可以的。”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陈为轩，他身边站着一个高高的女人，很淳朴，很温柔，她应该就是陈为轩的妈妈。陈为轩好像也看到了我，就在我要和陈为轩打招呼的时候，我看见妈妈的脸上突然漾起了微笑，她走上前，朝着陈为轩那个方向叫了一声：“陈雪！”我注意到那个高挑的女人转过了头，就在那一刻，我感觉整个世界要倒塌了。

第31节：暗日(8)

我想提前回莫名镇了，我想通知莫悦欣，但是不管我怎么打电话，始终是“对不起，你拨打的用户已关机”。我有些难受，在湘江边点了一支烟，我看着此时的天空，发现是灰色的。以前上语文课，老师告诉我们有一种写作技巧叫作借景抒情，每次心情糟糕的时候，作者身边的景色总是灰暗的，我现在发现，不是作者故意要那样写的，而是事实如此。莫悦欣，我想叫你回来了，我们一起回莫名镇，但是，我却迟迟联系不上你，我该怎么办呢？我又失去你的联系了。莫悦欣，以前我心情糟糕的时候，你不是总会突然出现吗？可是，为什么现在不出现了呢？

这个时候，谢婧又打电话来了，我企图挂掉，因为我现在心情很乱，我怕我会随便骂人，而我不想被骂的对象是她。可是，她坚持不懈地拨打我的电话多少让我有些感动，我接了起来。

“喂，杜延哥吗？”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急促。

“怎么了？”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打电话来。

她咽了一口气，“我在武汉看见欣姐了！”

“不会吧？”我有些不敢相信她的话，“你会不会看错了？”

“没有，我看见她跟着一个男人，但是我跟丢了。杜延哥，你们分手了吗？”

我吸了一口烟，然后吐出来，“你看错了。”我匆匆挂了电话，我不想听下去，也不想解释，我想她也不会打过来了。莫悦欣可能真的去了武汉，我或许应该主动去找她。

我正要离开湘江边准备回学校的时候，莫悦欣发短信来了。

——杜延，我怀孕了。

>>>>>>

第32节：随波(1)

chapter.5 随波

第33节：随波(2)

莫悦欣很生气，我一直躲着她。那天晚上我没有上自习，而是悄悄躲在教学楼的角落里，我不敢面对任何人，就像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一样。可是我知道我没有，我就是无法让我的心安静下来。我怕莫悦欣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然后我还要苦着脸对她说：“陈为轩是我弟弟，呵，是我亲堂弟。”我说不出口。就在那天，我第一次买了一包烟，红色外壳，我都忘记了是什么牌子，我拿出一根，学着陈为轩的样子点燃，初入口中，我深深地一吸，感觉我的嗓子要裂开了一样，猛烈地咳嗽起来。我的手颤抖着，继续吸了第二口、第三口。我蹲在那里想哭出声来，但是我没有，我把头埋在手臂下，仔细思考起来。我为什么那么搞笑？我不是应该站在陈为轩面前，给他一个深情的拥抱，然后说一些煽情的话说：“弟弟，我是你哥哥啊。”哈，可是，出现在我面前的是陈为轩，不是杜斌，于是，我所幻想的一切都破灭了。我抬起头的时候，发现陈为轩就站在我面前，他看着我抽烟的样子，严肃的脸不禁扯出了笑容，“一看你就不会抽！”他笑了，我也笑了，我扔掉烟，起身抱住了他，他就那样紧紧地接应了我，那种兄弟之间的拥抱，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那么温暖，好像我和他的血脉就连在一起。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只感觉到，那股咸咸的液体从我的眼角流了出来。我说：“苦了你了。”我感觉到他的身体硬了一下，他突然将我推开，“什么意思？”我意识到我说漏嘴了，他的双眼死死地瞪着我，好像将我逼到绝境，我低下头，“没什么，我乱说的。”我拿着我的外套，默默地走过他的身边，他没有拦住我，我就这样走了，我没有回头看，因为不敢看。

我想那天晚上陈为轩又去喝酒了，不过他到底去没去，我是真的不知道了，因为，从那天开始，陈为轩不会再到我的寝室来，没有人知道他夜里做什么，去了哪里，而莫悦欣似乎渐渐忘记了我那天对她的粗鲁行为。

当初我一直以为莫悦欣喜欢上海，因为她总是对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写上海弄堂赞不绝口，她说：“杜延，为什么她可以写那么好？让你感觉身临其境。那精细的笔触，真的是惟妙惟肖！我真想去看看上海弄堂是不是和她写的一样。”可是，她最后选择了北京，而且义无反顾地前往中国的首都，那个带着浓厚帝王色彩的城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无意中的一句话，因为就在她对上海弄堂拍手叫绝的时候，我突然说：“现代上海太过奢靡，倒是北京，更像东方人的天堂。”当时莫悦欣望着我，她说：“杜延，你想去北京，是吗？”我没有回答她，只是望着天空中的飞鸟，我心里想，不久后的七月，我一定会离开。如果，莫悦欣真的是冲着我那句话填了北京的大学，那么我真想指着她鼻子说：“你真傻，傻到家了。”但是回头想，北京确实是个好地方，她去了那里也不是什么过错。我望着窗外又出神了，来往的乘客让我有些不自在，中途站台又有人上了火车，此刻已经满座了，前排的小妹妹饿得哭了起来，她妈妈赶紧从行李包里拿出一盒方便面，然后跑到尽头的开水房打水。回来的时候，她突然碰到我，碗里的汤水差点洒在我的身上，我看着她的眼睛呆住了，因为，我想起了陈阿姨的眼睛，就在那一瞥，我觉得像极了。但是她说过“对不起”之后赶紧回了座位安抚她的孩子，我又开始自嘲了，怎么可能在这里遇到她？这个时候，窗外的雨好像快要停了，我向上提起窗户，阳光瞬间喷薄而出。前排的小妹妹拍起手来，我又进入了长长的思考。我想起了17岁的时候，我最想知道的就是陈为轩之前的故事，他和陈阿姨是怎么熬过来。上个月在长沙的时候，我突然向莫悦欣问起，她对着我点了一支烟，然后将烟伸出窗去，一瞬间，她扔掉了，她说：“杜延，你想知道人最苦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吗？那我告诉你，就和刚才的烟一样，被点燃了，又从高空坠落了，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它不会粉身碎骨，也不会遍体鳞伤，但是它会被来往的行人用力踩在脚下，死死地，再也透不过气来。”

第34节：随波(3)

高二的末尾终于迎来了暑假，不过学校规定高二学生必须补课，因此放假时间比起高一学生整整要晚半个月。陈为轩走的那天，我和莫悦欣都去送了他，他背着沉重的包上了车。他笑着对着莫悦欣说：“姐，没有我你会不会无聊啊？”莫悦欣顶上一句：“没有你，我可省心多了。”陈为轩像一个孩子一样笑了，他侧过头看见我，好像要说什么，他说：“杜延……”但是欲言又止，最后他干脆什么都没说，汽车就这样匆匆地开走了。莫悦欣拉住我的手，身子准备靠过来，她朝我笑：“杜延，我们去买冰淇淋吧。”这是让我比较意外的事，那天晚上之后，陈为轩和莫悦欣都没有来追问我事情的始末，他们绝口不提，像是故意搁浅这件事情，既然他们不想提，我也觉得轻松了起来。

似乎回忆中的那些夏天比起今日来都要美丽得多，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即使回忆早就铺上了重重的灰尘，但是依然在我的头脑中闪闪发亮。莫悦欣拉着我，另一只手拿着冰淇淋，她说：“杜延啊，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不如，我们做点什么事情吧。”我一下愣住了，脸刷地红了一半，她顿时大笑起来，“你干吗啊……”我说：“你的话吓到我了。”莫悦欣用力踩了下我的脚，“叫你胡思乱想！”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你是自己说得那么隐晦，是男人听见都会浮想联翩的啊。”莫悦欣朝我吐吐舌头，“你是男人吗？你是男人吗？”我拍拍胸膛，“我堂堂男子汉！”莫悦欣朝我的胸口捶了两拳，她的拳头很小，一点也不痛，她点点头，“嗯，是有点肌肉。”我突然想起我口袋里有两张电影票，是前几天在路边抽奖中的，我想拿出来给莫悦欣看，然后找个时间一起去看看那电影，谁知道，我的手伸进去拉出来的时候，那包烟就掉到了地上。我注意到莫悦欣的脸有了变化，她皱着眉头看着我，“你抽烟了？”我摇摇头，她又问了一句：“没有？”我不想骗她，然后收起那包烟，“莫悦欣，我说了，我是男人了。”她觉得有些不可

思议，她摇着头，向后退，我想拉住她，但是没有拉到。她跑到梧桐树下蹲着，刚才的笑容早就找不到踪影了，我小心翼翼地坐到她旁边，她又向旁边挪动了一点，我说：“别生气了。我一直不给你说就是怕你生气。”她忿忿地看着我：“那你还想瞒着我？杜延！我原本以为你和那些男生不一样，结果我看错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她一下把我推倒在地，我没有掌握好重心，整个人就摔下去了。她是真的生气了，“你解释啊，你怎么不解释！”我说：“我解释你听吗？其实，我就抽了一根，真的，就一次。”我说得那么肯定，就像是一个初犯偷窃的人说：“我偷东西就偷过一次，只是一次，就不算偷了。”她从我口袋里把那盒烟拿出来，然后扯碎，“抽烟和吸毒一样，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别跟我说你没瘾什么的，我不相信。”我说：“那你要怎么办？我烟已经抽了，大不了我以后不抽就是。”莫悦欣跺了一下脚，“你还想有下次，有下次，我绝对不理你了！”

第35节：随波(4)

莫悦欣，你还记得吗？你17岁叫我戒烟的样子，你站在那棵树下向我吼，我看见你差点儿哭了，那时候你那么讨厌抽烟的人，你那么讨厌堕落的人，你拥有一颗上进的心，你就像是纯洁的女神。可是现在，估计你早就忘记了吧？你是不是还会质疑，那个17岁的莫悦欣是你吗？为什么她那么纯洁，耀眼的光芒都刺痛了你的眼？

高二的补课很快便结束了，放假的时候班主任站在讲台上对大家说：“下学期你们一来就是高三的学生了，兴奋不兴奋啊？”当时台下一片嘘声，似乎人人都在说：“有什么好兴奋的，疯了吧。”

回家的汽车上，莫悦欣突然问起我：“杜延，你以后想当什么？”我笑笑，说：“我不知道我想当什么，但是我知道你想当什么。”她挑挑眉毛，“你知道？”我凑到她耳朵旁边，对她说：“你想当我老婆啊。”她立刻红着脸打我，“一天老不正经，都是跟陈为轩在一起久了。”我挡住她，“马上我就要成年了，古时候的男人在我这个年龄早就娶妻生子了。”莫悦欣哼哼，“迂腐，你们男人脑袋里装的都是豆腐渣，难怪中国要实行计划生育，就是你们这样的人多了。”我说：“那你倒是说说，你想当什么？”莫悦欣用手指托住下巴，边想边笑，末了她说：“不告诉你。”莫悦欣突然枕着我的肩膀，“你说我们吧，就是来来回回坐几次汽车，我们就长大了。”当时旁坐的老人好像用轻蔑地眼光看着我们，心里肯定想着“现在的年轻人啊.....”但是莫悦欣不屑一顾，她说：“杜延，我舍不得你。”莫悦欣的话总是那么含蓄，我搞不清楚她说的是立刻，还是以后。下车的时候，莫悦欣说：“过几天我就叫我爸帮我买手机，暑假的时候一定过来找你。”我就此和她分别，她兴奋地回头，然后对我吼：“杜延！往后看！”我转过头发现什么都没有，她发出爽朗的笑声，临走的时候，她还不忘记捉弄我。

我总觉得生活是一张铺天盖地的大网，而网中的我们总是被一些东西连接着。回家的那天，妈妈叫了几个人来打麻将。我一直知道妈妈有几个固定的麻将搭子，每次出去打牌，桌上必出现的几个人。她们的名字总是让我觉得拗口或者记不住，但是有一个，我却记忆深刻。那便是郭美娟，郭阿姨。和往常一样，她叫我“小延”，她说：“莉姐，小延回来了。”这时候妈妈注意到我，然后指了指厨房，“饭做好了，你去热一下就可以吃了。”我点点头，郭阿姨就立刻说：“小延最乖了，我就说莉姐教子有方。和外面那些野孩子不一样，现在的那些孩子啊，不是打架就是早恋，就小延，除了念书，啥都不想。嘿，三万，碰！”我听着麻将来回躁动的声音有些烦，妈妈接过话，还是像往常一样，说：“都是他自个儿努力。”郭阿姨说：“莉姐又在谦虚了。”之所以对郭美娟记得那么清楚，完全是因为她常常到家里来，很多时候不是打牌，而是和我妈聊天，早些年，她们就当着我面聊别人家的是非，东家说完说西家，有时候也不是我妈说，就是郭阿姨总喜欢扯出来讲，说的跟唱戏一样，有时候还加几个动作，说到兴奋处，还义愤填膺地骂几句。我刚把饭热好，客厅那边就听见手机响了，郭阿姨接起电话来，分贝极其高，“你在哪里啊？哎呀，怎么搞的？”妈妈问：“谁啊？”郭阿姨应该移了下脸，“我女儿，她忘记带钥匙了。”妈妈笑着说：“叫她过来嘛，反正延延也回来了，一起玩。对了，她吃饭了没？”郭阿姨继续接电话：“你吃饭了没啊……哦……那你来找我吧，我在……”郭阿姨停住了，她还不清楚详细地址，妈妈接着说：“江青路三栋4-3。”郭阿姨学了一遍，然后挂了电话。麻将声又继续响起了，妈妈说：“好多年不见你女儿了，都不知道长什么样了。”郭阿姨用她高分贝的声音说：“哟，还不就那样，长得像她爸。”话没说几句，我就听见了隐约的敲门声，妈妈招呼我：“延延，开下门，应该是郭阿姨她家女儿来了。”我放下碗走到门前，不太情愿地拉开了门。

第36节：随波(5)

“杜延哥？这是你家？”眼前的人竟然是谢婧。

郭阿姨放下了手中的麻将跑了过来，“你来啦，小延才热了饭，你将就着吃吧。”我望着郭阿姨，“小婧是你女儿吗？”郭阿姨笑笑，“原来你们认识啊？哎呀，那就省得我介绍了。”郭阿姨边说边笑，然后跑进客厅，她对着妈妈说：“莉姐啊，你还记得以前我们开玩笑的约定不？”我看见我妈也得意地笑了，“记得，记得，怎么不记得了。我们当时说，如果你我生了一男一女，就给定个娃娃亲。”这一说，我和谢婧都吓到了，大人们看着我们俩还愣在门口，都笑了起来，“把孩子都吓到了。”妈妈一边摸麻将一边说：“这有什么？小婧长得挺可爱的啊，长大了肯定是美女，到时候，怕是我家杜延配不上呢。”郭阿姨说：“你瞧瞧，又在说胡话了。”谢婧突然打断了大人们的谈笑，“杜延哥不会喜欢我的，因为……”我当时是真的被吓住了，我感觉到身后冒了一阵冷汗，妈妈的手也停在了半空，谢婧看了看大家，笑着抖起了肩膀，“因为杜延哥现在很专注于学习，根本就不会想这些事情。”我听见妈妈和郭阿姨都长长地舒了一口，与此同时，我也放宽了心。妈妈继续摸着牌，“你们两个孩子去玩吧，我们不知道要打到几点呢。”我和谢婧点头离开。

我们俩在厨房里，谢婧吃饭的时候老是不觉笑起来，问起她什么，她还是傻笑。

“怎么了？这么开心？”其实我不是很想知道。

谢婧看了看我，然后放下碗，凑到我耳边，“杜延哥，我恋爱了。”

“什么？和谁？”

“你说还有谁？”谢婧笑得很得意。

“陈为轩？真的吗？”我说的时候，谢婧就已经在点头了，她把声音压得很低，“你知道吗？我也好惊讶，离校的那天晚上，他突然来找

我，和我道歉，然后就抱着我了。”

“是吗？那很好啊，你开心死了吧。”

那天我只是看见谢婧在笑，但是，我永远不会想到，那份笑代表着什么，很多年后，我也只是记得谢婧的柔弱，但是远远不知道她柔弱可爱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

我在昏昏欲睡中到达了武昌，下车的时候我给莫悦欣打了个电话，出乎我的意料，居然打通了。我听见那头莫悦欣懒懒的声音，她好像还不知道是我，“喂，谁啊？”我说：“莫悦欣，我是杜延，我到武昌了。”她顿时有了精神，“什么？你说你在哪里？”我突然想起，她根本没有跟我说过她在武昌，她应该很惊讶我为什么知道，这一刻，我应该谢谢谢婧。她顿了顿，“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这下我突然失去了语言，我想我不能出卖谢婧，毕竟她帮了我忙。可是，我要怎么说呢？莫悦欣说：“你怎么不说话了？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是谢婧跟你说的吧，在这里遇到我的只有她了。”我说：“莫悦欣，我是专门来找你的，我想提前回莫名镇了。”她冷笑，然后说：“你在哪儿？我来找你。”我说：“我在火车站，刚刚到。”她说：“好，我打车过来，10分钟就到。”

18岁那年之后，我突然觉得，每一次和莫悦欣相遇都像是梦。我一直忘不了18岁的那个夕阳，忘不了她在街头吻我的场景。莫悦欣走到我面前，我看着她，一个星期不见，她又漂亮了，她说：“不是说好了，等我会合吗？”我马上站起来抓住她的肩膀，“你肚子……”她笑了笑，“嗯，我怀孕了。”她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烟，我用手阻止了她，“这样不好，对孩子，对你都不好。”她抖了抖肩膀，“呵呵，杜延，你不要搞笑好不好？他不是你的孩子。”她笑得那么轻松，让我不觉冷战。我抱住她，“不管是谁的，莫悦欣，我不在乎，我们结婚吧，明年我就22岁了。”她推开我，“我不会生下来的。”她望着我，眼中流动着海洋，“杜延，我们不是18岁的孩子了，不要说这么天真的话好不好？你不在乎？我在乎！而且，我们有什么资本结婚？我们有钱吗？有房子

吗？我们什么都没有！我现在都不知道我靠什么活着。18岁的那年，我也以为有一天我们会结婚，然后永远住在一起，但是我现在发现，那时候的我多么傻。老实告诉你，杜延，10分钟前，我还睡在另外一个男人的床上，我一夜之间从广东跑到了武汉，我是个疯子！你还会娶我吗？”她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后来知道，每次当一个人软下心来哭的时候最像从前的那个他。我注意到已经有人向我们投来了鄙夷的目光，我拉着她，我说：“莫悦欣，有什么话，我们找个地方说，不要在这里。”莫悦欣好像没有力气了，她趴在我的背上，“杜延，你知道的，你知道的，18岁的那次……我早就……早就失去了和你在一起的资格。”我咬着牙背起她，我心中只是想，莫悦欣，我离不开你，其他的，我什么都不在乎了。

>>>>>>

第37节： 风暴(1)

chapter.6 风暴

第38节： 风暴(2)

我记得我再去“和喜饭店”的时候，大伯已经不再经营了，而是爷爷蹲在门口，有人来了就欢笑着迎接。我是突然有些想爷爷了，所以想去看看。“和喜饭店”的门口有一张大桌子，木头打的，很旧了，上面还有些黑糊糊的东西，爷爷就趴在桌上，上面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烟盒纸，好像写了些什么数字，一行一列地均匀排列着，像是算命用的符咒。我看见爷爷戴着老花眼镜用笔画着什么，我叫了声“爷爷”，爷爷便转过头来，“延延？你来了？”他的嘴又裂开笑了，口里的假牙镶得不是很好，歪歪扭扭的。然后他又伸手过来拉我，“延延，快过来爷爷摸摸，看看又长高了没。”即使是17岁的我，在他面前也永远都是四五岁的孩子。我看着纸上的数字，问道：“爷爷，这些都是什么啊？”爷爷拿出一张红色的小纸片，“你看看，这个。”我仔细看了，才发现是福利彩票。爷爷指着桌上那些烟盒纸，“这些都是我记录的每次开奖的号码，我在推算啊，下一次会出现哪一个。”爷爷说得我心酸，他继续说：“爷爷钱不多，要是以后走了，也留不了什么东西给你们，所以，我想啊，我每次去买10块钱的彩票，说不定就得了几百万，到时候爷爷给你100万。”他满手的皱纹在我脸上摩挲，“延延，爷爷知道你妈还在生气我当初没把房子让给你们。爷爷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这房子是我和你奶奶当初的家，我想吧，要是我走了，她回来找不到我怎么办呢？”我一下抱住爷爷，“爷爷，你不要说了，你哪里都不去，只要你在就好了。”爷爷拍着我的头，“你怪爷爷吗？”我摇摇头，“不怪，不怪。”爷爷说：“延延，爷爷只有你一个孙儿，本该对你更好点的。”我终于忍不住流泪了，我多么想告诉他我在学校遇见小斌了，可是，我始终说不出口。爷爷把我放下，“好啦好啦，不要哭，中午想吃什么？爷爷去买菜给你做。”我擦了眼睛，看了看饭店，“大伯呢？”爷爷叹了一口气，“你大伯脚不方便了，说是在饭店忙不过来，现在都在麻将馆子里，我一天也找不着他。”他边说边收拾起桌上的那些烟盒

纸，“最近生意也不怎么好了，厨房里师傅们都闹心呢，我想这个月做完了，就关了算了。”我想了想：“爷爷，我叫我的同学来光顾吧，兴许还会引来些人，现在放暑假了，都有时间。”爷爷笑了，像乌云散去之后阳光露了出来。中午在饭店吃完午饭后，我给莫悦欣打了个电话，结果接电话的是陈为轩，他是听出我声音了，我本想问问他的情况，他什么也没说就把电话递给了莫悦欣。莫悦欣好像很兴奋：“杜延，是你吗？”我说：“是啊。给你打个电话，你就这么开心啊？”莫悦欣说：“当然了，难得你给我打个电话。今天我爸爸过生日，为轩一家人也过来了，家里可热闹了，要是你也在就好了。”我说：“我来干什么？你们一家人聚会，我一个外人。”莫悦欣应该是嘟嘴巴了，“什么外人啊，不准你这么说。”我原本是想她了，所以打了电话过去，但是我一时间找不到话题了，就在快要冷场的时候，莫悦欣说：“杜延，我过几天来找你。就后天，怎么样？约好了哦。”我还没有说话，她就做了决定，我笑道：“好好，你说了算。”我刚挂了电话，就听见后面有人叫我，转身一看，是谢婧。她蹦蹦跳跳到我的面前，我疑惑地看着她，“你怎么来了？”谢婧背着手，“我本来去你家找你玩的，结果你妈妈说你到和喜饭店来了，所以，我就跑过来啦。”这个时候爷爷从厨房走出来，“延延，这个是你同学吗？”我还没来得及介绍，谢婧就答道：“我是杜延哥的学妹，爷爷好。”爷爷看了看谢婧，又看了看我，哈哈大笑起来，“延延的女朋友吗？”谢婧的脸一下就红了，“不是的，爷爷，你想错了。”爷爷坐下来，对着我说：“以前你爸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也偷偷喜欢过班上的女孩子，他还以为我不知道，我收拾房间的时候看见抽屉里的情书了。”我拉谢婧坐下，“我爷爷开玩笑的，别介意。”谢婧笑着摇头，爷爷说：“对了，小妹妹，要不要吃糖？”爷爷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两颗水果糖来，“这是我前几天去街头的黄铁匠那里拿的，小姑娘都喜欢吃糖吧。”我注意到那个糖已经化了，但是谢婧还是接了过来，剥开糖纸，将快要融化的糖放进了嘴里。我向她使了个眼神，意思说不想吃可以不用吃的，她好像不在意，一下让爷爷高兴

了起来。“小姑娘，你叫啥啊？”谢婧嚼着糖，“我叫谢婧，谢谢的谢，女旁一个青年的青。”爷爷念叨着摸出笔来在烟盒纸上写写，“这个婧字，我还不认识呢，哈哈。”爷爷收起笔，“小姑娘你莫笑，老爷子我虽然读书读得少，但是我年轻的时候还是出过国的，那个时候啊……”爷爷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虽然那些故事我已经听过无数次的了，但是每次爷爷讲起来都神采飞扬。爷爷已经快75岁了，但是依然精神矍铄。爷爷说：“我可不能那么早死，我还得看我孙儿结婚，等着抱曾孙呢。”后来爷爷困了，说先回去睡睡，叫我看着铺子，本来客人少，下午也没几个人吃饭的，说他晚饭之前一定过来。我点点头，谢婧就甜甜地对着爷爷说了一声：“爷爷，再见。”

第39节：风暴(3)

我和谢婧蹲在梧桐树下，一浪一浪的热潮袭击了我们。谢婧指着树梢上的知了，然后对我说：“杜延哥，你看，为什么蝉总是那样不知疲倦地鸣叫啊？好像是它永远不服输。”我没有应她的话，只是感觉猛烈的阳光好像要融化掉整个大地，谢婧接着说：“杜延哥，你喜欢欣姐什么？”17岁的时候，第一次有人问到这个问题，谢婧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你自己也不知道吗？”她刨根问底的语气让我难受，“应该是那道光芒。”谢婧稍稍收敛了脸上的表情，“你知道吗？我觉得欣姐身上发着光，只要是女生一接近就会被刺伤的感觉，因为她太好了，好到让人嫉妒。”谢婧说完又笑了，她试图让气氛平和下来，“呵呵，男生应该都喜欢她那样的女生吧？”我被谢婧的表情逗笑了，“傻丫头，你也很不错啊，不然陈为轩也不会喜欢你了。”她顿了顿，然后嘟着嘴说：“如果我能够再好点就好了。”谢婧微微靠近我，“杜延哥，以后我有什么心事都跟你说好不好？”我应了一声。

谢婧告别之后，我没有回家，因为长久的分离，我想和爷爷多待一会儿。伴着沉沉的月光，我好像又回到了很多年前。爷爷坐在逍遥椅上，然后拿个小板凳叫我坐在旁边，他的满口都是他曾经风光的事情和我未来的期望。后来爷爷说着说着好像有些迷糊了，深夜了大伯还没有回来，他在阳台上仰着头，又说起了那句话：“等你大伯回来了，就好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倒是振振有词。夏日的夜里，他扇着纸折扇，一扇一扇，问我蚊虫多不，他起身去点蚊香，我说：“爷爷，我有些困了。”他说：“你先去睡吧，我等你大伯回来。”我想那一夜我本来是睡着了，但是半夜的时候我热得不行，便睁开了眼睛。我注意到爷爷还没有进来，客厅很安静，没有任何人的呼吸声，那种死寂让人很担心。我轻声唤了几次爷爷，都发现没有动静，我怕爷爷在阳台睡着了，拿着毯子准备给他盖上。突然我听到客厅传来重重的钝响，好像什么东西倒下去了，接着一连串的东西摔到

了地上，我被吓到了，赶紧起身跑了出去。我按动了日光灯的开关，看见爷爷正倒在地上抽搐，他好像浑身痉挛了，我赶紧将爷爷扶到沙发上，我有些不知所措，我真不知道怎么办，那一刻我脑袋蒙了。好在我看到了电视机旁边的电话，旁边有一张纸，是爷爷写的电话号码，起头是大伯的，接下来是爸爸的，然后是家里的。我赶紧给爸爸打了电话，电话那头还是爸爸迷糊的声音，“喂？”我几乎是带着哭腔的，“爸爸，你快点来爷爷家吧，爷爷不行了！”爸爸声音变得紧张，“怎么了？你别急，我马上过来。”我隐约听到旁边妈妈抱怨的声音，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突然我想到，大伯可能会近一点，挂了电话我马上拨通了大伯的电话，长长的接通音，但是那头却没有声响，好不容易接通了，我赶紧吼叫着，“大伯，大伯，你快点回来吧，爷爷不行了！”谁知道那头是一个娇媚的女声，“大伯？呵呵，他睡着了，叫不醒的。”说罢便挂断了。天啊，大伯到底在做什么？我的头脑一片空白，那个女人是谁？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想，我吃力地将爷爷背起来，我已经没有时间再等爸爸了，我感觉到爷爷是那么地难受，他浑身发着抖，一只手捏着胸口，我突然回想起妈妈上次倒在地上的情形。黑黑的阶梯，我看不到前方，一个踉跄，我和爷爷都摔了下去。我哭了，泪水一股一股地流下来，“爸爸，你快点来啊……”我在黑暗中歇斯底里地叫着，喧嚣之后的宁静让我更加害怕，我伸手去摸爷爷，然后揽起爷爷，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将他送到医院。很久之后，我回想起那天晚上，我都会觉得那是我一生中做得最棒的一件事，因为我最终真的将爷爷送到了急症室，我看着医生将他推进去了，就这样整个人进入了那个我小时候最害怕的黑洞，我颤抖着拿出烟，跑到过道上抽起来，腾起的白烟终于让我安静了下来。

第40节： 风暴(4)

爸妈是什么时候赶到的，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只是深深地记得，大伯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好在爷爷抢救及时，追回了一条命。我想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恨他的，那个让我妈都觉得恶心的男人。医生说爷爷渡过了危险期，但是还是需要靠氧气罩着，爷爷用尽全力向我伸手，他想和我说话，我知道。我把耳朵凑近爷爷的嘴巴，可我什么也没有听见，我只是感觉到爷爷的嘴巴一张一翕，流动的空气声冲击着我的耳膜和我的心。

莫悦欣来找我的时候是3天后，她给我家打了电话，我妈告诉她我在医院。当时爷爷已经能说话了，我正拿着刀子给爷爷削着苹果。莫悦欣在病房门口叫我，我转头一看，就看见了她，她朝我笑笑，然后叫了爷爷一声。爷爷的嘴笑开了花，“延延，你真是活在花丛中啊。”莫悦欣听着有些不开心了，“杜延，什么花丛中啊？”我逗着她，“你说呢。”莫悦欣也不管我爷爷在不在场，就掐了我一下，“快点儿说。”我算怕了她了，“我说我说，昨天谢婧来找我玩而已。”莫悦欣才如释重负地笑了，她说：“杜延，你猜我带谁来了。”我摇摇头，她跑到病房门口，一下把陈为轩拉了进来。我的心突然震动了一下，陈为轩低着头，叫了我一声“杜延”，我看着爷爷将注意力都放到了陈为轩的身上，我从来没有那么仔细看过他，不管是眼睛，鼻子还是做事的方式，似乎都和大伯如出一辙。爷爷看着我，“这是？”我说：“这是陈为轩，是莫悦欣的弟弟。”爷爷摇着头，“不，不，你不是什么陈为轩，你是小斌。”我被爷爷的话吓到了，我原本以为爷爷视线不清，又事隔多年，不可能一眼就认出来，但是，似乎冥冥之中总有什么照应，爷爷变得有些激动，“你是小斌！你是小斌！”陈为轩撅着嘴巴，“这老头儿在说什么？”莫悦欣也莫名其妙。陈为轩笑了，“老头儿，你不会也说我是杜延的弟弟吧，不要像演电视剧一样好不？”莫悦欣打了一下陈为轩，“不要这么没礼貌。”爷爷想下床，我赶紧去扶

他，“小斌，来，让爷爷好好看看你。”陈为轩怒了，“什么大斌小斌的，我叫陈为轩！”爷爷似乎没有理会陈为轩的话，指着他的脸，对着我说：“延延，你看，他那双眼睛，那说话的语气，和你大伯年轻的时候那么像。”陈为轩一动不动，他死死地瞪着爷爷，想看 he 到底要做什么。爷爷在摸自己的口袋，我也不知道他在摸什么，末了，他拿出那张我曾经在相册里看到过的全家福，没错，就是那张我在家里看到过的照片，原来这些日子，爷爷一直将它放在自己身上，照片已经被捏皱了，边角都有些破损。爷爷伸手拿给陈为轩，“小斌，你看，看看，这个是你小时候的照片，你妈妈当时抱着你呢。”莫悦欣站在一旁咬着嘴唇，陈为轩只是冷冷一笑，打掉了爷爷手上的照片，“一张照片算什么？一张照片就可以换我叫你一声‘爷爷’吗？不要搞笑了，我不姓杜，我姓陈！我姓陈！”他走到爷爷面前，“老头儿，我他妈凭什么相信你的话？”我实在控制不住，用力给了陈为轩一拳，“你他妈混账，他是你爷爷！”我忍不住骂了出来，陈为轩捂着脸，莫悦欣叫了起来，“怎么了？到底是怎么了？”我知道我再也隐瞒不住了，“莫悦欣，陈为轩就是我的堂弟，他原本该姓杜，叫杜斌。”病房里闹得影响了其他房间的病人，护士们都冲了进来，陈为轩起身拉起莫悦欣的手，“姐，我们走！”莫悦欣不想走，她哭着拉我，“杜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此刻，爷爷有些呼吸困难，“小.....小斌.....”他满口叫着杜斌的名字，但是陈为轩无动于衷地冲出了病房。爷爷眼前一黑，又晕了过去。

第41节：风暴(5)

2008年4月20日，当人人都在准备着黄金周奔向各地旅游的时候，我却选在这个时候在拥挤的人群中排着队等着买票回家。我找了家酒店让莫悦欣先休息，顺便买了本《读者》让她打发寂寞。她的眼神变得有些恍惚，在酒店的床沿上一动不动。我微笑着让她舒心，我说：“我很快就回来，等着我。”她好像点了头，然后我便出了门。我承认那个“很快”并没有我预计中那么快，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而我还排在队伍的中间位置，那一刻我有些担心，我担心回酒店的时候莫悦欣又不见了。现在莫悦欣越来越不让我放心，说不定我一眨眼她就人间蒸发，若不是她联系我，我就永远找不到她。我的心里不停地打着鼓，索性给莫悦欣打了电话，果不其然，电话那头是“对不起，你拨打的用户已关机”，那一刻我慌了，我放弃了一个小时的等待，又搭了的士往回赶，我觉得我变得跟莫悦欣一样神经敏感了，因为一点点小事儿就会胡思乱想。我深呼吸让自己沉静下来。莫悦欣，你别跑，你跑了我也能找到你！我快步上楼开了门，莫悦欣只是躺在床上睡着，我心中的大石终于落了下来，她被我突然而来的开门声吵醒了，迷糊着双眼看着我，完全打不起精神，“票买到了吗？”我一下抱住她，“没有，你吓死我了，我打你电话关机，我以为你又不见了。”她拿起床头的手机，“哦，没电了。你不用那么敏感，我说了和你回去，就不会再跑了。”她拍拍我的脑袋，“你真傻，其实你不用那么在乎我的。”

莫悦欣坐起来，我帮她梳头发，黑亮而顺滑的发线，晃着我的眼睛。她说：“杜延，你会一直这样给我梳头发吗？每一天，直到我们都老了。”我说：“当然，只要我们结了婚之后，我就天天给你梳头发。”莫悦欣回过头，那睡眼惺忪的眼睛仿佛马上要滴出水来，“我们像两个神经病。”我说：“我宁愿天底下只有我们两个是神经病。”莫悦欣终于破涕而笑，道：“18岁那年我看完了金庸的所有作品，最喜欢的

还是杨过和小龙女，那时候我想，如果我不见了，你会不会像杨过一样傻傻地在山崖上面等我16年。”我摸着她的脸，“会的，会的。”莫悦欣说着说着，眼幕又垂了下来，“只可惜.....小龙女已经不纯洁了。”我用力抱住她，“小龙女在杨过心中永远都是洁白无瑕的，你不要再想了。”莫悦欣就这样让我抱着，很久很久，她才开口说：“杜延，给我一支烟吧。”我想到她的肚子，没有动，她一下推开我，“我叫你给我一支烟！”我还是没有动，莫悦欣叫嚣着：“我肚子的孩子是我自己的事情，他不能阻止我做任何事情！杜延，你也不能！”她的眼睛充满了血丝，歇斯底里地叫着，“我可以和你回去，也可以随时逃走。我可以把他生下来，也可以随时做掉他！这都是我的自由！”我说：“莫悦欣，你疯了，你真的疯了。”莫悦欣仰天大笑起来，“疯了？我一开始就和你说了。你心中的那个莫悦欣早在18岁那年就死了。杜延，不要可怜我好不好？给我留点自尊。”呵，难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可怜她吗？我很清楚，那和怜悯是不同的。我不能跟着她发疯，我拉过她的手，“莫悦欣，我错了，我错了，你别这样好不好？”莫悦欣不理我，在她的衣服口袋里摸索起烟来，可是半天摸不到，她披了衣服准备出去，我叫住了她：“莫悦欣！我给你，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第42节： 风暴(6)

已经快入夏了，夜晚的星辰格外的漂亮，我和莫悦欣守在窗台上，我怀里抱着她。我清楚这些年来她受的苦，我知道，我都知道，正因为这样，我才要更爱她，远远超过爱自己。她突然偏头咬住了我的嘴唇，然后整个身子落在我的身上。我想我要死死地抱住她，每一分每一秒。

故事回到陈为轩出走的那天晚上，我和莫悦欣坐在和喜饭店里面。沉默了很久，莫悦欣终于忍不住开了口，“你是说，为轩就是杜斌，就是你的堂弟，他爸爸就是你大伯？”我点头，因为这确实是事实。莫悦欣笑起来，“这也太肥皂剧了吧，那么我们俩是什么关系？”我想了想，“情侣。”又想想，“我也说不清楚。”莫悦欣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以接受，她倒是欣然而语，“杜延，今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觉得我真的有点儿缓不过来。”我说：“我知道，当时我也很难接受。其实，你知道，我爷爷老了，他也不图个什么，只是希望陈为轩能够认祖归宗。”莫悦欣纠正我，“杜延，为轩姓陈不姓杜。他生活的这些年，杜家没有给予他任何东西，如果是我，我也不可能回到杜家。”我点点头，“这些我都知道。你今天也看到了，我爷爷根本不可能奢求他回杜家，只希望陈为轩能叫他一声‘爷爷’就可以了。”莫悦欣站起身来，“杜延，我不知道该不该帮你，我知道你们都没有恶意，但是，身世这个问题，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解决的。即使为轩答应，我想我大伯也不会答应。你不了解我大伯，他是要面子的人，他绝对不允许他儿子去叫别人的爸爸爷爷。他心高气傲，要是惹到了，为轩和我伯母都不会有好日子过。”虽然我没见过莫悦欣的大伯，但是很多次都听她说过，我相信她的话，我只是为爷爷感到心寒。莫悦欣看了看手表，“已经很晚了，我想我要回去了。至于这件事儿，我得好好想想。”我送她上了车，然后准备去医院。这个时候，陈为轩从黑暗中冲出来，一拳把我打倒在地，然后将我拉起来，又给了我一拳。我们两

个厮打在一起，好像要拼个你死我活，最后我还是将他反扣在了地上。陈为轩冲着我大叫：“杜延，你他妈打死我啊，你打啊！今天你不是骂我混账吗？你不是恨我吗？”我将他的手松开，“陈为轩，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恨过你。”陈为轩坐在地上没站起来，他用袖子擦了嘴角的血，我伸出手去拉他，但是他没有赏脸，我说：“不管怎么样，我都当你是我弟弟。”他“呸”了一声，“你不配，杜延，你们杜家没一个人配！”我看着他，“是，我们家的人都不配，我知道你和你妈受了很多苦，我知道。爷爷不过只是想看看你。”他又融入了黑暗中，“看我？在我和我妈被众人唾弃的时候，他怎么不来看我？当我和我妈被外婆赶出家门的时候，他怎么不来看我？在我和我妈差点儿讨饭的时候，他怎么不来看我？告诉你，莫敬天收留我妈不过是她老婆跟人跑了，你知道他为什么收留我吗？因为他不能生！他有不育症，才会叫我做他儿子的。可是，他没管过我，从来没有！他只知道把钱丢给我和我妈！”陈为轩一口气说了很多很多的话，我已经被泪水模糊了双眼，我远远没有想到他过得那么悲惨，就在他浑身无力的时候，我抱住了他。“为轩，哥在，哥不会再让你受苦了。”

第43节： 风暴(7)

夏天的雨总是来得突然，我和陈为轩在雨中抱着彼此，我今生都不会忘记。我说：“为轩，爷爷很想你，看看爷爷吧。”他沉默了很久，终于点点头。

那应该是一个小团圆。因为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有我，爷爷和陈为轩。爷爷看到陈为轩的时候笑开了花，他左手牵着我，右手牵着陈为轩，他说：“我的孙儿都到齐了，都到齐了。老天有眼啊，让我老头子还能看到小斌。”爷爷就像带着两个小孩子，走到了和喜饭店，赶紧叫了厨房师傅做好吃的。为轩看着爷爷的表情，终于笑了，虽然他一直闭口不叫，但是他的眼中至少没有了厌恶感。爷爷笑着对陈为轩说：“小斌啊，这个是你哥，杜延，以前小时候啊，你们都喜欢在广场的那个坝上玩的。那时候啊……”我打断爷爷的话对陈为轩说：“爷爷总喜欢说‘那时候啊……’，呵呵。”陈为轩应和地咧开了嘴，爷爷上下打量了下陈为轩，“小斌，站起来！”陈为轩还有些莫名其妙，爷爷叫我也站起来，然后满意地点点头，“不错！小斌，你都跟你哥一样高了。”陈为轩第一次难为情地红了脸。爷爷端起酒杯，然后对着我们，“今天爷爷太高兴了，我……我……”爷爷的手又开始颤抖起来了，陈为轩却比我先一刻叫了出来，“爷爷，你怎么了？”我听见玻璃在地上摔碎的声音，就在那一刻，我和陈为轩的心一起碎了。

“哗啦”一声，很多年后经常在酒吧里听到喝醉酒的人摔酒杯的声音，我都会不觉一震。

那是2004年7月9日。我爷爷就这样永远地倒下去了。

我永远想不到陈为轩一把扛着爷爷就冲出了饭店，我永远想不到他会一边哭一边叫着计程车，我永远想不到爷爷会走向这样一个结局。

陈为轩一声一声地叫喊着：“爷爷！爷爷！”

他叫得那么熟练，没有丝毫的陌生感，我们又坐在了医院那个讨厌的黑走廊上，只是这一次，爷爷被推进去了，就真的被黑洞吞噬了。如果说，爷爷的去世是一场风暴，那么，接下来所发生的，绝对是天崩地裂的灾难。

我和莫悦欣终于坐上了回程的火车。对于这些日子，频繁的旅途让我有了一种生活在火车上的感觉。莫悦欣说她有些饿了，我想也是，现在她是一个人吃两个人的饭。我带她到了餐车里，点了最好的几个菜。莫悦欣说：“不要浪费钱了，本来这上面的东西就贵。”我还是执着地点了，然后对着她说：“现在你肚子里有孩子，不能饿着。”一说到这个，莫悦欣好像有些不开心了，不过她此刻比较平静，没有和我叫。莫悦欣看着窗外的流景，我现在的心情复杂极了。事隔3年，我终于要回去了，回到那个我从小长大的莫名镇。我想莫悦欣应该和我一样，只是她看起来，脸上没有任何波澜。菜快要上来的时候，莫悦欣一下拉住了我的手。

“怎么了？”我想她心里也复杂起来了。

“杜延，如果，如果有天你发现我一直都是骗你的，你会不会原谅我？”她的眼光一动一动的，每一寸都挑动着我的心。

我摸着她的手，“莫悦欣，你不会骗我的，我知道。”

莫悦欣突然有些激动，她抓着我的手：“杜延，这个世上真的是有报应的！”

此刻，火车车厢进入了黑暗的隧道中，我们都看不清彼此。或许，从头到尾，一直都是。

>>>>>